

# 死刑迷城

熊红文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一起死刑案件为视角，通过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案情发展，讴歌了公诉检察官追求公平正义的崇高形象，同时通过剧烈的故事矛盾和冲突，展现了我国当前刑事法治生态的种种问题，引人深思，耐人寻味。

作者力图通过小说这种通俗的传播形式，对我国民众的法治观念进行现代启蒙，特别是对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死刑观进行颠覆性触动，倡导宽恕、理性、仁慈的现代文明理念，为推进我国现代法治文明进程，最终实现废除死刑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刑迷城 / 熊红文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5184-6

I. ①死… II. ①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9574 号

责任编辑：刘 晶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何 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8.2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

产品编号：070567-01

| 本故事纯属虚构 |



# 序

很高兴看到红文的第七部著作即将问世！我读完书稿，被故事震撼了，这实在是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思的佳作！红文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为他感到骄傲，南昌市检察院为他感到骄傲！

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重大职责，“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也一直是检察机关永恒的工作主题。公诉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公诉人承担着控诉犯罪、保障人权的重大职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职业群体。但在群众认识当中，公安是抓犯罪人的，法院是判犯罪人的，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就不是很清楚了。那么，公诉人是干什么的？以前有人比喻说，检察机关就是“端饭”的，也就是负责把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移送到法院去，让法院去判，这种比喻是不适当的。

对此，红文经常提到，公安是收集“布料”（即证据）的，检察院是“织衣服”的，要将这些零碎的布料织成一件完美无缺的衣服，还要拿到法庭上去叫卖，说服法官以合理的价格买下这件衣服，也就是要当庭说服法官采信控方证据并公正地定罪量刑，因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是非常关键和重大的。

我非常赞同红文的这个说法，公诉工作不是“端饭”这么简单，而是要一针一线、仔仔细细地“织衣服”，对证据进行认真细致的甄别、梳理、审查、论证：对于缺少布料的，要求侦查机关补充完善（即退回补充侦查）；对于完全不可能织出一件衣服的，则要决定作废（即决定存疑不起诉），绝不能将一件破衣服拿到法庭上叫卖（即不能“带病起诉”）。所以说，我国的检察官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控方律师，不

是代表一方当事人，而是负有客观义务，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审查案件，对认定有罪的人坚决移送审判，同时对疑罪不清和无辜的人坚决作出不起诉决定，全力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尽力避免冤错案的发生，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但遗憾的是，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认知度并不是很高，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还缺乏清晰的了解，对于公诉人这个职业，更是知之甚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检察宣传方式的欠缺和力度不够是重要因素。检察宣传中，出版发表文学作品是形象直观、受众范围广的一种宣传方式，但是，展示公诉人职业形象的文学作品比较少，并且在故事性、感染性、观赏性、思想性方面都有欠缺。具体地说，就是过于严肃、刻板地叙事，故事情节不够跌宕起伏，缺少悬念，把公诉人形象刻画得过于完美，脱离现实，而且，还往往由于作者刑事诉讼理论功底和实务经验有限，对司法现实问题的洞察挖掘和分析破解力不够，在故事中蕴含的法治启示和反思也极其有限，内行人很难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外行人也很难从中领悟到多么深刻的法治启蒙。

但红文的这部作品如石破天惊，弥补了公诉检察题材文学作品缺乏重磅力作的不足。之所以说是重磅力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故事性强。在故事性方面，首先以一桩正当防卫案件开场，一个人在正当防卫中误杀他人，他能否洗清冤情？故事一开场就抓住了人们的好奇心，充满悬念。后面的故事发展也是一波三折，人物命运让读者揪心不已，引发读者产生极大的阅读兴趣。红文对故事设计的成功，关键在于对故事矛盾冲突的把握设计。人们之所以愿意看“戏”，是因为其中有矛盾冲突，有斗争，冲突斗争越激烈，戏就越吸引人。在这部作品中，人物之间围绕爱恨情仇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然后一一化解，矛盾的产生令人意外，矛盾的化解在情理之中。

第二，现实性强。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部作品虽然纯属虚构，但故事情节在现实当中都能找到存在的影子。特别是故事

展现的刑事诉讼流程、司法体制都是完全贴近现实的，与现行法律制度相关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虚构。在以往检察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由于作者对法律的生疏，往往存在一些法律瑕疵，可能对民众产生误导。但这部作品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红文本身是从事检察工作二十年的检察业务专家，且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普及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所以会原原本本地展现当前法治现状。

第三，欣赏性强。以往检察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专业作家的作品注重欣赏性，但往往脱离现实，检察人员的作品注重法制宣传，但往往缺乏欣赏性。这部作品很好地避免了这个问题，在作品中，贯穿小说的主线除了案件发展的跌宕起伏，还有两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迎合了现代青年希望轰轰烈烈爱一场的心理需求，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部爱情“重口味”的作品。而且，小说以钢琴曲名作为章名，穿插了十一首非常动听、感人的经典钢琴曲，因而具有青春时尚色彩，洋溢着青春浪漫气息，增强了作品的欣赏性。

第四，思想性强。文学作品是面向大众的，首先是要好看，才能吸引大家去看。但如果仅仅是消遣，没有任何思想内涵的小说也是低层次的，成不了大作。真正好的小说，应该是让读者在哭哭笑笑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人生观、法治观、爱情观，感悟人性中宽恕、理解与爱的力量，再将这些精神养分转化为内在修养，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所以，既能让人哭、让人笑，又能教育人、感化人的作品，才是上乘之作。在这部作品中，蕴含了很多的法治话题，不仅带给普通民众以法治启蒙，还提出了不少法治难题，让法律人深受启迪，引人深思。可以说，这部作品虽然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但却更像是一部当代中国法治现状的缩影，映现出中国当前的法治生态。

这已经是红文第七部个人著作，我作为检察长，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红文从检二十年来，勤奋努力、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业界也产生很大影响力。更为可贵的是，他如此奋力拼搏，并不是为了追逐功名利禄，而是因为他热爱检察事业，怀抱法治理想，

为了他挚爱的事业愿意不辞辛劳，为了实现法治理想愿意奋斗不息。红文之前的六部个人著作，无不蕴含了“公诉乃仁术”的司者仁心，这部作品中，同样蕴含了人权保障、宽恕、理解与爱的人文情怀，以及他“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治信念，他希望通过作品将这些理念情怀传播给社会大众，为推进我国法治文明进程贡献一分力量。红文这种为检察事业拼搏奉献的精神境界，值得每一位检察干警学习共勉。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好的作品一定会得到鉴赏和肯定，我相信并热切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公诉人”的形象会走进千千万万民众的心中，让人道、宽恕、文明的法治精神普照中国大地，绽放耀世光芒。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刘 焯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 主要人物

- 向 渊：北昌市人民检察院主任检察官
- 颜慕曦：北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 钟天崖：被告人、思锐软件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 陈若怡：被告人辩护律师
- 高 斌：被害人、大学生
- 高海富：被害人父亲、高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金昌利：被害人家属诉讼代理人、律师
- 蒋国根：证人、锅炉工
- 蒋明琦：证人女儿、钢琴师
- 徐光磊：北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 孙鹤林：北昌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 彭仕安：北昌市人民检察院纪检组长
- 杜 刚：北昌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 季建国：北昌市公安局副局长
- 赵鸿飞：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 邓 炜：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中队长
- 钱大军：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原中队长
- 沈佩义：江东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 付小松：江东区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 蔡治邦：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
- 邢 援：思锐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 方潇阳：赴英留学大学生

# 死刑迷城

方 晋：北昌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艾美思：颜慕曦闺蜜

吴 良：《北昌都市报》记者

李龙彪：无业人员

朱凤珍：江东省人民医院护士长

马 克：机场行政主管

刘小兵：死刑犯

张 义：死刑犯

肖 坤：死刑犯

# 目录

## 第 1 章 献给爱丽丝 /1

“24 小时破案” /1

“你们杀了我吧” /6

两个死囚犯 /17

## 第 2 章 和兰花在一起 /22

提审 /22

最大的幸福 /31

相亲 /36

生死之交 /43

## 第 3 章 爱是忧郁 /53

报案人 /53

激辩检委会 /64

爱是义无反顾 /80

## 第 4 章 蓝色多瑙河 /85

惺惺相惜 /85

庭前会议 /95

爱的火坑 /100

第5章 命运 /111

激辩法庭 /111

公诉人接受调查 /122

扼住命运的咽喉 /127

最后一拜 /132

第6章 雨的印记 /136

如果时间可以重新回到起点 /136

检察长说理 /146

仿佛看到黎明前的曙光 /152

第7章 雪之梦 /155

“你是我永远的好同学” /155

师傅的话 /162

最高明的杀人方法 /171

第8章 眼泪 /178

无法挪开的花岗岩巨石 /178

“谢谢你的爱” /184

最强演说家 /187

第9章 《悲怆》奏鸣曲 /192

最高法院的生死判官 /192

死的权利 /198

“不要离别得那样匆忙” /203

第10章 绿袖子 /206

不速之客 /206

死刑存废的辩论	/214
正义与复仇的较量	/224
“我是你的眼”	/228
<b>第 11 章 水边的阿狄丽娜</b>	<b>/236</b>
“杀人凶手”	/236
“不见不散”	/239
“爱着便是美丽的”	/242
<b>附记 法治启蒙、法治启示及法治思考</b>	<b>/249</b>
法治启蒙：给民众带来什么样的法治启蒙	/249
法治启示：给司法者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55
法治思考：暴露了司法实践中存在什么样的难题	/265
<b>后记</b>	<b>/273</b>



## 第 1 章

# 献给爱丽丝

《献给爱丽丝》(For Alice)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钢琴小品。1807年，14岁的伊丽莎白跟随哥哥来到维也纳，很快就与贝多芬相识，成为他身边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乐曲时，两人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显然这首曲子是献给她的。那段时间里，贝多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叫爱丽丝或伊丽莎白的其他女子，爱丽丝是伊丽莎白的昵称。可以确认的是，贝多芬十分喜欢她。

## “24 小时破案”

2015年2月4日凌晨1点，北昌市北里桥下，停着一辆兰博基尼，尾部有撞痕。靠近车子一边的人行道上，躺着一具面目清秀的年轻男子的尸体。

警察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正在进行现场勘查。

这名死者名叫高斌，22岁，系北昌市高氏集团董事长高海富独子。高氏集团是北昌市龙头上市企业，高海富身家数十亿，系北昌市首富，省、市人大代表。

高海富夫妇急匆匆赶来，高海富妻子看到儿子的尸体，痛哭流涕，几近晕厥。高海富的脸上也是绝望而痛苦的表情，同时紧锁眉头，内心涌荡着复仇的怒火。

北昌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杜刚、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季建国已早他们一步到达，听取情况汇报，等候高海富的到来。杜刚与高海富是多年的朋友，交往比较密切，这次高斌突然遇害，杜刚也非常惊诧。杜刚跟高海富说：“高斌胸部中刀，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高海富强忍悲痛，愤然地说：“我没有和谁结下深仇大恨，什么人要让我断子绝孙？”

杜刚说：“分析应该是突发事件，不是仇杀。”

高海富说：“什么意思？”

杜刚说：“高斌的车尾部被撞，应该是发生追尾，追尾的车逃逸了。初步分析可能是对方在追尾以后，看高斌的车非常昂贵，赔不起，拒绝赔偿或者想逃逸，高斌拉住不放，对方情急之下将高斌刺死。”

高海富悲愤地说：“我希望在 24 小时内破案！”

季建国在一旁赶紧说：“一定尽力！”

高海富蹲下来，仔细看了一下儿子的伤口。这时，他闻到儿子身上散发出一股酒气。高海富意识到这对自己儿子不利。他缓缓地站起身，贴着杜刚耳朵说：“斌儿喝了酒。”杜刚马上轻声说：“我明白，我知道怎么做。”

高海富与杜刚多年交情，高海富提醒杜刚这一点，杜刚马上心领神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高海富也知道，杜刚这样说，就是不会对高斌的酒精含量作鉴定了，他也就放心了。

高海富带着满腔悲愤，与妻子上车离去。杜刚则马上下达破案指令。杜刚对着季建国说：“全城搜捕，查看沿途车辆录像，凡是前部有撞痕的车，一辆也不能放过！24 小时之内，必须将凶手缉拿归案！”季建国马上说：“是！”

公安人员通过查阅交通及治安监控录像，对可疑车辆进行重点排查，数小时后就在一家汽车修理店找到了与高斌车辆发生追尾的大众

捷达小汽车，并查明这辆捷达归属于北昌市思锐软件公司。

2月4日早上9点，公安人员赶到思锐公司，向公司总经理邢援表明身份，出示了警官证，要求公司配合办案。警察说：“据我们调查，这辆车是你们公司的，是谁在使用？”

邢援说：“这辆车是我们公司的，前不久我们公司进行年终业绩考评，有位员工业绩很突出，考虑到他家离公司较远，又买不起车，我们公司就买了这辆车，无偿派给他使用。怎么，出了什么事吗？”

警察说：“请您提供一下这个员工的详细情况。”

邢援说：“好的，这个员工叫钟天崖，今年22岁，本地人，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肄业的，就是大学没毕业，上了两年就退学了，2012年应聘到我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

警察说：“他今天来公司了吗？”

邢援说：“还没看到他来。”

警察说：“我们有一件案子需要他协助调查，你能现在叫他到公司来一趟吗？”

邢援说：“请问是什么案子要找他调查？”

警察说：“这你就别问了，你叫他来就是了。”

邢援说：“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邢援的心里有些紧张，他在想难道真的是钟天崖犯了什么案子吗？怎么跟公司的车子还扯上关系了？难道是他开车肇事逃逸了？如果他真的犯案在逃，自己的这个电话岂不是在帮助公安人员诱捕他吗？但不论什么情况，他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警察的要求，拨通了钟天崖的手机。

电话接通后，邢援说：“天崖啊，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钟天崖在电话里说：“邢总，我在外面有点事，公司有急事找我吗？”

邢援稍犹豫了一下，然后佯装镇定地说：“啊，对，是有急事，你能现在赶过来吗？”

钟天崖说：“好的，我现在就过去。”

钟天崖接到邢总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案发以后，钟天崖开着公司派发的捷达车逃离了现场，把现场杀死死者的弹簧刀也带走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把刀带走，就是出于一种恐惧心理，一种本能的反应。当时他的心里乱极了，自己的车要不要拿去修？这把刀要不要扔掉？要不要报案？要不要去自首？这些问题让他忙乱如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此刻不能马上回家，他需要时间处理好这些问题，理清思绪，所以，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父母自己晚上要加班到通宵，就不回去睡了。

打完电话，钟天崖把车开到郊外的抚河大堤上，下车后，站在空无一人的大堤上，心中充满了紧张和焦虑，思想上进行着翻江倒海般的冲突斗争。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人毕竟是自己捅死的，他要不要去公安机关自首，把事情经过说清楚呢？但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对方又已经死了，死无对证，自己能说得清楚吗？还有，这把刀要不要扔了呢？刀上留有自己的指纹，怎么解释？自己情急之下把刀带离了现场，已经有很大嫌疑了，如果再把唯一的物证扔掉，岂不是更加百口莫辩了吗？

当时的钟天崖心里还是怀着一丝侥幸的，觉得自己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又没有目击证人，杀人的刀也消失了，他希望公安机关就这样把这个案子撤掉，反正死者是自作孽不可活，自己逃避公安机关侦查也就不算是负罪潜逃；相反，如果自己主动去自首，反而很可能被认定是杀人凶手，他又拿不出证据为自己洗脱罪名，岂不是成了冤死鬼？而如果自己一旦被判死刑哪怕是无期徒刑，他父母承受得了吗？如果父母一旦因为自己而有什么不测，岂不是要悔恨终身？而如果就此选择保持沉默，这件事或许就将化作云烟，慢慢从自己的生活中淡忘。

想到这里，钟天崖狠下一条心，把杀人的弹簧刀扔进了奔流不息的抚河，然后把捷达车开到一家较偏僻的汽修店修理。

办完这些事，钟天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已经出门摆摊了，父亲正坐在轮椅上看报纸。钟天崖问候了一声：“爸。”

钟天崖父亲说：“你昨天晚上加什么班？需要通宵呀？”

钟天崖对父亲的问话感到有点突然，稍作犹豫，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哦，是公司的系统出了故障，我们必须连夜修复好。”

钟父感到有点蹊跷，问道：“你可从来没有这样整宿加过班，你没骗我吧？”

钟天崖说：“爸，您看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呀。”

钟父说：“那你怎么慌慌张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出了什么事吗？”

钟天崖假装镇定地说：“哦，我能出什么事呀，这不是昨晚加了一个晚上的班嘛，有点累吧。”

钟父说：“没事就好，有什么事别自己闷在心里，闷着容易坏事。”

钟天崖感到一阵温暖，又有点心慌，强装平静地说：“知道了，您就放心吧，我什么事都不会瞒着您的。”

钟天崖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上门，瘫倒在床上，突然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袭上心头。钟天崖原本希望通过毁灭证据，逃避侦查，让一切就这样过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但父亲刚才几句提醒的话让他猛然醒悟了许多。没错，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毕竟一个和自己同样年轻的生命死去了，人家的父母心里是什么感受？会让自己的儿子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吗？公安机关会因为证据缺失，就这样轻易把案子撤了吗？自己虽然人是跑掉了，但车子的撞痕不是还在吗？公安机关把全市的汽车修理店都查一遍，不就把自己的车找到了吗？找到了那辆车，不就等于找到人了吗？

想到这里，钟天崖突然觉得非常可怕，看来自己之前是被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吓昏了头，出于过度恐惧、担心，产生了逃避的侥幸心理，冷静下来，他觉得自己还是应当相信司法机关，与其消极逃避，不如主动坦白，澄清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钟天崖立刻起身，决定马上去公安局自首。可是，就在这时，邢总的电话打过来了，叫他马上去趟公司。因为邢总平时也经常找他谈工作，此时的钟天崖并没有反应过来，这是公安机关对他的诱捕行动。钟天崖心想，既然邢总找他有急事，他正好过去先跟邢总坦白一下自己被迫杀人的事，一方面听听邢总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让邢总为自己自首做个证明人。

2月4日上午10点，钟天崖赶到了邢总办公室，他一进门，看到邢总一脸焦虑不安的样子，顿感不妙。这时，守候在此的两名便衣警察已经上来按住了他。警察对着钟天崖问：“你是钟天崖吗？”

钟天崖答：“我是。”

警察说：“你被拘留了。”

警察迅速给钟天崖戴上了手铐，随即把他押出门。钟天崖如梦方醒，猛地回头向邢援叫喊道：“邢总，麻烦您跟我爸妈说一声，我没干犯罪的事，叫他们放心！”

邢援站起身来，向钟天崖点了点头，示意他会转达的。

警察将钟天崖押上了警车。此时的钟天崖才完全醒过神来，这是警方的诱捕行动！他要是早点明白过来，就肯定先去公安局自首了，而如今自己这样被公安人员抓捕到案，还有谁会相信自己原本是准备去自首的呢？想到这些，钟天崖对自己之前的一系列愚蠢行为悔恨不已。

## “你们杀了我吧”

警方将钟天崖抓获归案后，立即对他进行了刑事拘留。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警方在钟天崖的手机里查到了他家里的电话，遂打电话通知了钟天崖的父母。

钟天崖的父母对钟天崖涉嫌杀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了解自己儿子的为人，相信他们的儿子是无辜的。所以，虽然他们对此感到非常伤心，但基于对法律的信任，他们的精神还没有被击垮，他们期盼着有一天司法机关能还自己儿子一个清白。

2月4日晚12点，钟天崖坐在审讯椅上，接受讯问。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中队长邓炜负责主审，民警刘洪负责记录。邓炜问：“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钟天崖答：“钟天崖，24岁，大学未毕业，思锐软件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邓炜问：“家庭成员？”

钟天崖答：“我父亲原来是汽车配件厂的工人，十几年前就下岗了，长年在家养病，我母亲是摆水果摊的。”

邓炜问：“被害人高斌是你杀死的吗？”

钟天崖答：“不是我要杀他的。”

邓炜问：“不是你杀的？那被害人怎么死的？”

钟天崖答：“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接下来，钟天崖向警察详细回顾了案发过程。

2月3日深夜12点，钟天崖开着公司的捷达车，以正常速度行驶至北里桥。该路段是双向单车道，中间设置的是实线。这时，一辆豪华小车从后面高速开过来，很快就追上他的车，然后压过实线，紧急变线，从左侧超车。该车从钟天崖的车头超车后，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又紧急刹车，钟天崖见状也立即刹车，但因前车刹车太突然，又系超车扒头，钟天崖虽然猛踩刹车，还是撞上了前车尾部。

钟天崖赶紧下车，发现前车居然是价值数百万的豪车兰博基尼，一时也吓呆了。这时，前车司机也下了车，对方一身酒气，气势汹汹地朝钟天崖走过来。此人就是死者高斌。

高斌对着钟天崖怒叫道：“Fuck！你他妈的怎么开车的！”

钟天崖辩解说：“我是正常行驶，你车速太快，又突然变线……”

高斌根本不听钟天崖的辩解，打断钟天崖的话，骂道：“变你妈！你他妈的追尾，还说是我的责任？”

钟天崖一看对方根本不讲理，无奈地说：“那就让交警来鉴定。”

高斌一听，愤怒地说：“鉴你妈！你追尾负全责！修理费一百万！”

钟天崖大吃一惊地说：“一百万？你这不是敲诈嘛……”

高斌又打断了钟天崖的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什么意思？赔不起吧，想赖账，还他妈的说我敲诈？！你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说我敲诈？！”

这时，钟天崖闻到对方一身酒气，警告对方说：“你喝多了，你这是酒驾！”

高斌一听，更加勃然大怒，指着钟天崖的鼻子怒斥说：“你他妈的赖账不赔，还说我酒驾？！”

钟天崖平静地说：“这样吧，我报警，让警察来勘查鉴定。”

说到这，钟天崖拿出手机，准备报警。高斌见状，更加恼怒，冲上去想夺钟天崖的手机，钟天崖赶紧把手机收起来。

高斌向钟天崖怒吼道：“报你妈的警！给我跪下！”

钟天崖也有点恼火了，反问道：“我凭什么给你跪下？”

高斌继续吼道：“少啰唆，跪下！跟我说‘你错了’！”

钟天崖没有理会，准备转身离开。高斌见他根本不理睬自己，更加恼羞成怒，冲上来打了钟天崖一拳，接着又朝钟天崖大腿踢了一脚，叫他跪下，钟天崖还是不跪。

高斌简直气疯了，吼道：“你要是不跪，老子今天就宰了你，你信不？”

钟天崖继续警告对方说：“你别耍酒疯了！”

钟天崖以为高斌只是耍耍酒疯，自己的话可以让他警醒，没想到这反倒彻底激怒了高斌，高斌一边骂道“看来你他妈的真是不想活了！”

一边真的从身上掏出一把光闪闪的匕首，朝钟天崖的面部就刺了过来。钟天崖眼明手快，双手紧紧抓住了对方握刀的手腕，然后往旁边的车窗上猛地撞过去，高斌的手一松，刀就滑落在地上了。

钟天崖见状，赶紧把刀捡起来，扭转身准备跑开，没想到刚跑两步，高斌从后面纵身扑了过来，猛地一把将钟天崖扑倒在捷达车的后盖箱上，钟天崖猝不及防，一头栽倒下去，头重重地摔在车后挡风玻璃上，握刀的手也松开了。

高斌乘机把刀夺了过来，一只手按住倒在车后箱上的钟天崖的脖子，一只手握刀用力向钟天崖的胸部刺了下去。钟天崖看到闪着寒光的匕首朝自己胸部刺过来，双手本能地紧紧抓住高斌握刀的手。高斌此时也将全身力气集中到了握刀的手上，拼尽全力将刀刺下去。

随着高斌的不断发力，匕首的刀尖一点一点地向钟天崖的胸部靠近，眼看就要刺中钟天崖胸部了，这时钟天崖向着苍穹猛地大叫了一声：“呀！”伴随着叫声，钟天崖用尽全身力气，瞬间扭转了高斌握刀的方向，匕首借着高斌之力顺势刺入了他自己的左胸部。

高斌怎么也没想到刀会刺入自己的胸膛，他顿时瞪大了眼睛，表情非常愤怒、痛苦，猛然用力拔出刀，准备再向钟天崖刺过去，但刀刚举起来，就瘫倒在地，一动不动了。钟天崖对眼前的这一幕也感到惊愕不已，觉得不可思议，对方是要杀自己的，怎么反而被自己给杀了？这一刀算是自己杀的吗？他的头脑一下蒙了起来。过了几秒钟，钟天崖想到首先应该救人，他蹲下身去，用手指试了一下对方的呼吸，发现对方已经完全没有了呼吸。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瞬间死在自己面前，钟天崖顿时吓傻了，大脑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报案吗？有谁相信对方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呢？更何况，确实是自己抓着对方的手把刀捅进去的，这算是他把对方杀死了吗？即便是他把对方杀死的，但明明是对方要杀他，他才不得已将对方杀死的，这样他也有罪吗？而就算这种情况他是无罪的，但问题在于，没有人能证明是对方要杀自己，仅凭他这样说，别人会

相信吗？如果报案，警察不相信他的话怎么办？

短短的一两分钟里，一大堆的问题在钟天崖的脑海里搅成一窝粥，但时间紧迫，已经容不得他慢慢梳理思绪了，他或者报案，或者逃离现场，必须马上决断，否则一旦被人发现，他就没有选择余地了。

在这种惊恐和慌张之下，钟天崖决定选择先逃离现场，等想清楚了再去自首也不迟。于是，他拉开自己车的车门，准备驾车离开，这时，他突然想到那把刀上还留有自己的指纹，如果留在现场，自己就一定会被查获的，怎么办？钟天崖来不及多想，迅速过去捡起那把刀，然后驾车离开了现场。

钟天崖发动汽车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是深夜 12 点 14 分。

我国《刑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公民的这一权利，在法律上称为无过当防卫权。

邓炜知道，按照钟天崖讲述的事情经过，他的行为就是刑法规定的无过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作出这样的侦查结论，局领导肯定是不会同意的。邓炜希望通过他的审讯技巧，突破钟天崖的口供。他用可笑的语气讯问道：“你可真会编故事。你说是对方在杀你的过程中把自己捅死的，那你干吗要跑？”

钟天崖答：“当时没有目击证人，我要是不跑，说得清楚吗？我现在如实说了，你们不是也不信吗？”

邓炜再质问道：“我们只信证据。你说是被害人拿刀要杀你，你怎么证明你身上这把刀是被害人的？”

钟天崖无奈地答道：“我证明不了。”

邓炜反问道：“既然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凭什么信你？”邓炜是学法律的，他当然知道，要证明一个人有罪，应该是由侦查机关去收

集证据，而不是让一个无辜者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但他也知道，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不懂这一点，他这样讯问，无非是想“蒙”一下嫌疑人，让他们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审讯过程中，高海富、季建国二人通过单面透视墙边看边听。听完钟天崖的辩解，高海富愤然一笑，说：“可笑！一个是在英国贵族学校留学十年的大学生，一个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公司打工仔，谁会杀谁？”季建国赶紧附和道：“他的辩解明显不可信。”

稍许沉默后，高海富问季建国：“这个人就是不承认杀人怎么办？”季建国答道：“您放心，我们会让他供认的。”

高海富再度沉默片刻，很坚定地说了一句：“无论如何，杀人一定要偿命！”季建国听得出来，高海富说“无论如何”这四个字是别有深意的。

时间已经到了2月5日凌晨2点。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必须在24小时内送押看守所，送押看守所后，除辨认、起赃外，不得把犯罪嫌疑人提到所外审讯。法律的这两条规定，显然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

季建国知道，一旦把钟天崖关进看守所，要想获取他的有罪口供就很难了，他必须在当天晚上之前，让钟天崖招供。季建国把这个任务交给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鸿飞去完成。

赵鸿飞先是对钟天崖展开了一番凌厉的审讯，希望兵不血刃，采取威胁、欺骗、引诱等方法将其“拿下”。

赵鸿飞用不屑的语气讯问道：“被害人高斌是在英国这样一个绅士国家留学十年的大学生，你呢？你父亲是个下岗工人，母亲是个摆摊的，自己大学都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就你们两个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你说是他要杀你，你觉得法官会信吗？”

钟天崖明显感觉到了对方对自己家庭出身的歧视和偏见，尽量压

抑内心的愤怒，平静地答道：“警官，这事跟我父母有什么关系吗？我父母怎么了？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把我养大成人，他们都是天底下最好的父母！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可他们都是天下最好的人！没错，我是个‘穷二代’，那个死者是个‘富二代’，可‘穷二代’就一定会杀‘富二代’吗？‘富二代’就一定不会杀‘穷二代’吗？警官，你这是什么逻辑？！”

赵鸿飞提到钟天崖的父母，本无意于激怒钟天崖，但钟天崖对此反应如此强烈，还是让赵鸿飞感到有些意外。赵鸿飞意识到，钟天崖这个人维护父母的意识非常强，看来是个大孝子。为了不再激起钟天崖的对抗情绪，赵鸿飞决定暂时不拿他的父母做文章，而是继续用证据来攻心。

赵鸿飞继续讯问道：“好，我不跟你扯什么‘穷二代’‘富二代’的，你说是被害人要杀你，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说的是事实？”

钟天崖答：“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呢？”

赵鸿飞继续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讯问道：“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我们只相信证据！现有的证据表明：第一，你车子和被害人车子的撞痕是吻合的，你就是和被害人的兰博基尼追尾的肇事者；第二，你肇事杀人后逃离了现场；第三，你把杀人凶器扔掉了，毁灭了关键的物证；第四，被害人验尸报告表明被刺中左胸部，和你的供述是一致的，这么多铁证都指向是你杀了被害人，你敢说不是你杀的！”

钟天崖同样以坚定的语气说：“真的不是我杀的！”

接下来，赵鸿飞又给钟天崖做了一番思想工作，但都没能让钟天崖承认杀人。赵鸿飞狠狠地瞪了钟天崖一眼，无奈地走出了审讯室。

2月5日早上8点，赵鸿飞召集邓炜、刘洪兵、张普、马鑫宇四位中队长开会，研究如何突破钟天崖口供。赵鸿飞说：“昨天晚上我亲自审了他一晚上，这小子嘴太硬。离送看守所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大家说怎么办？”

刘洪兵脱口说道：“打呗，还有什么办法？”

邓炜以否定的口气说道：“打出一身伤，怎么送得进去？现在看守所收押人犯的时候要检查人犯身体的。”

张普说：“看守所跟我们是一家的，不会那么认真的。再说了，这个案子看守所所长不是不知道。”

马鑫宇说：“我有个办法，打的时候用毛巾包裹着打，这样青紫瘀痕不会马上显现出来，送看守所他们也检查不出来。”

邓炜说：“那关进去以后呢？关进去不还是显出来了吗？”

马鑫宇说：“那时显出来我们可以说他自残，或者是被别的人犯打的呀。”

邓炜说：“他可以向看守所驻所检察官反映，检察院会调查的。”

马鑫宇说：“他们不会追究的，这种事情不是明摆着得罪人嘛。”

赵鸿飞说：“这个还是算了吧，现在对刑讯逼供抓得严，检察院正愁没有这种案件的线索呢。而且我也主张尽量不要刑讯逼供，毕竟办案是公家的事，我们没必要拿个人前程去冒这个风险，我们是破案心切，但一旦出了事，不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去坐牢了，领导会保我们吗？我们被判了刑，他们照样没事。还有别的办法吗？”

刘洪兵接着说：“还有一种办法，我们先把他关进看守所，然后在提审室里多放几桶油漆，把门窗锁上，让他在里面待着，不信他不招。”

马鑫宇说：“嗯，这招够毒的，这比打更管用，没人受得了。”

赵鸿飞有点疑惑地问道：“这算刑讯逼供吗？”

刘洪兵说：“法律上没有规定得这么具体，法律上的刑讯逼供主要是指肉刑和变相肉刑，具体来说，包括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较长时间的冻、饿、晒、烤等，没有规定拿气味熏鼻子。”

邓炜说：“我认为这实质上就是变相肉刑。变相肉刑的方法有很多，司法解释不可能罗列穷尽，所以司法解释规定的是‘等手段’，这个‘等’表明是没有罗列穷尽的，只要采取的手段与罗列出来的手段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会让犯罪嫌疑人身体健康遭受严重损害，或者让

犯罪嫌疑人肉体难以忍受，就应当认定是刑讯逼供。”这几个中队长中，邓炜是最钻研业务的，也是依法办案、规范办案意识最强的。大家都听得出来，邓炜是不主张这么干的。

赵鸿飞点了点头，说：“这确实比挨打更难受。”

邓炜接着说：“况且，咱们公然在看守所里面刑讯逼供？看守所会配合吗？”

张普说：“我们是为了办案，他们必须配合。”

赵鸿飞说：“这么干那得局领导出面协调了，太麻烦，弄不好还被到处宣扬。”

马鑫宇说：“那怎么办？这个任务完不成没法交差呀。”

赵鸿飞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心生一计，说：“既然不能用刑，那就只有‘攻心’了。”

邓炜问道：“怎么攻？”

赵鸿飞狠狠地说：“攻他的‘七寸’！”

2月5日早上9点，离送看守所的时间只剩下两个多小时，赵鸿飞再次走进审讯室，对钟天崖发起最后的“强攻”。赵鸿飞紧瞪着钟天崖说：“听说你父亲瘫痪，母亲是拖三轮车卖水果的，挺辛苦的。你一定不想看到他们有什么事吧？”

钟天崖一听这话，非常紧张，惊恐地说：“关我父母什么事？！”

赵鸿飞说：“关他们什么事，你心里清楚！”

钟天崖感到莫明其妙，不解地说：“我不清楚”。

赵鸿飞拿出钟天崖的手机，指着一条通话记录，厉声地说：“这是你被抓之前打给家里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说什么？”

钟天崖辩解说：“没说什么，我就是跟他们说我晚上要加班到通宵，不回去睡了。”

赵鸿飞讯问道：“你把汽车开到修理店之后，去了哪里？”

钟天崖答：“我回了趟家。”

赵鸿飞继续讯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回公司，而是选择回家？”

钟天崖答：“我……我当时头脑很乱，没心思上班。”钟天崖或许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有些难以理解，所以虽然说的是实话，语言却有些支吾，让人感觉底气不足。

赵鸿飞继续讯问道：“你回家后跟你父母说了什么？”

钟天崖答：“我母亲出摊去了，我父亲在家，我没跟他讲什么。”

赵鸿飞问：“没讲什么？没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回家？”

钟天崖答：“我说了，当时头脑很乱。”

赵鸿飞突然提高语调，厉声问道：“你没有跟他们讲你杀人的事？”

钟天崖毫不犹豫地答道：“没有！”

赵鸿飞继续厉声说：“这不可能！钟天崖，我们现在怀疑你父母有窝藏你的犯罪行为！”

钟天崖一听，更为惊恐，同时，对警方这种构陷威胁之举感到非常愤怒，不由愤然地说：“你们有什么证据！”

赵鸿飞说：“一是你的通话记录，二是你无法解释你杀人后为什么要回家，就凭这两点，你父母就有窝藏犯罪的嫌疑。你不承认他们窝藏没关系，我们会让他们交代的。”

钟天崖听到这，禁不住愤怒地站起来，眼中噙着泪水，义愤填膺地说：“你有什么冲我来！不要动我父母！”

赵鸿飞诡异地笑了一下，说：“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们只是先把他们拘留起来而已，先审个几天，如果他们硬是不承认窝藏，我们也定不了他们的罪呀。”

钟天崖哀求地说：“警官，求求你了，我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他受不了你们的折腾的！求你放过他们吧！”

赵鸿飞一听钟天崖开始服软了，假装为难地说：“他们有犯罪的嫌疑，我们当然要审一审啦，你这不是让我们违法办案吗？”

钟天崖委屈地说：“他们真的是冤枉的，我真的什么都没跟他们说呀！”

赵鸿飞假装不肯让步，说：“冤枉不冤枉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呀，我们要审了才知道。”

钟天崖看哀求也不行，愤然地说：“你们把我杀了吧！”说这话的时候，让人感觉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勇气。

赵鸿飞一听钟天崖豁出去了，语气平静下来，说：“可别乱说哟，我们什么时候说了要杀你？我们可没这个权力，要杀也是法律来杀呀。”

钟天崖不怕死，怕的是父母受到连累，这一点是他最难以承受的，比要他命更让他难受。钟天崖知道自己最终是硬不过警察的，他很痛苦、很无奈地说：“你跟我说实话吧，要怎么样才能放过他们呢？”

赵鸿飞一看钟天崖终于彻底服软了，赶紧向他摊牌，稍稍弯下身子对钟天崖说：“怎么？怕了？好，看在你这么孝顺的份儿上，那我们就做个交易，你呢，在笔录上签字认罪，我们呢，就不追究你父母窝藏的事了，怎么样？”

钟天崖立即明白了赵鸿飞的用意，愤然地说：“你这不是威逼口供吗？！”

赵鸿飞一听，猛然直起身子，说：“威逼？你要这么说，那就算了，你可以不招供，我们呢，还是依法办案，窝藏罪该审还得审。”

钟天崖愤然地说：“你们真卑鄙！”

赵鸿飞用眼睛斜视着钟天崖说：“卑鄙？我们可是一片好心啦，看在你这么孝顺的份儿上，怕你父母受不了审讯，才跟你做这个交易的，你把我们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钟天崖不屑地说：“好心？太无耻了！”

赵鸿飞摆了摆了手，说：“你怎么说都行吧，你就跟我们说，行不行？”

钟天崖无奈地说：“那你们说话要算数！如果我签了笔录，你们要敢动我父母一根毫毛，我就跟你们拼了！我决不会放过你们的！”

赵鸿飞嘴角一笑，说：“想通了？这就对了，大家都各自方便嘛。邓炜，把笔录给他看一遍。”

邓炜把事先做好的认罪笔录递给钟天崖，钟天崖看了一遍，拿起笔，正准备签字，赵鸿飞上前阻止他。

赵鸿飞说：“等一下，你现在不要签，这样，接下来，我们会打开同步录音录像，再重新对你审一遍，你就按照这笔录上的内容交代就行了，交代完了以后，我们会把笔录交给你签字，你再看一遍笔录，再签字、捺手印。”

钟天崖冲着赵鸿飞说：“你这不是在让我演戏吗？”

赵鸿飞说：“我们也没办法，上面有规定，必须要同步录音录像，咱行就走一遍，你可注意了，在同步录音录像里面要说的很自然，否则你是通不过的，我们还得反复重来。”

钟天崖说：“那你让我再多看两遍，看一遍我哪记得住啊。”

邓炜站在一旁说：“什么叫你记不住啊，本来就是你干的事，还需要记吗？”

钟天崖说：“你这笔录上说是我开车肇事，我抵赖拒赔，我拿的刀，我杀的人，这都和事实不符嘛！”

赵鸿飞以略带安抚的语气说：“行了，你要觉得冤枉跟检察官说去，先把我们这个程序走完。”

接下来，钟天崖反复看了好几遍笔录，对笔录内容熟记于心了，赵鸿飞、邓炜在同步录音录像状态下，对钟天崖又作了一次审讯，钟天崖则完全按照笔录上的内容招了供，最后在笔录上签字、捺印。

审讯完毕，赵鸿飞叫邓炜关上同步录音录像，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叫邓炜派人将钟天崖关进了北昌市第一看守所。

## 两个死囚犯

2月5日上午11点，钟天崖被关进看守所。由于钟天崖涉嫌故意杀人，可能被判死刑，因而被关在重刑犯监区，这里关的都是可能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钟天崖关的这个监号，还有两名抢劫犯刘小兵、张义。刘小兵看上去就 20 来岁，身体很壮实，长得挺清秀，面相也挺和善，情绪比较乐观。张义看上去有 50 多岁，身体干瘦，面部很粗糙，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吃过不少苦。张义看上去也挺老实巴交的，但没有刘小兵那么乐观，感觉内心非常苦闷。钟天崖看他们都不像抢劫犯，很快便和他们聊了起来。

钟天崖说：“我叫钟天崖。”

刘小兵说：“我叫刘小兵，叫我小兵就行。”

张义说：“我叫张义。”

钟天崖说：“小兵，张哥，请多关照。”

张义问：“你为啥事进来？”

钟天崖答：“一个醉汉要杀我，我抓住他的刀，把他捅死了，公安定我故意杀人。”

刘小兵惊讶地说：“你这是自卫反击呀，你不杀他，你就得被他杀死，你这不是太冤了吗？”

钟天崖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唉，关键是没有目击证人，对方又死了，我说是他要杀我，公安不信啦。你呢？你是什么事进来的？”

刘小兵说：“我是抢劫，抢了 20 多辆出租车。”

钟天崖好奇地问：“为什么专抢出租车？”

刘小兵答：“出租车好抢啊，每次就两三百块钱，司机也不会反抗。”

钟天崖仍然不解地问：“每次都抢两三百块钱，那能有什么用？”

刘小兵答：“我前两年染上了毒品，每抢一次就够吸一次的。其他东西像戒指、手机啥的，我都不要。”

钟天崖问：“为什么不要？戒指、手机不是可以卖钱吗？”

刘小兵答：“那些东西我又卖不了几个钱，结果人家损失挺大的，特别是手机，里面有好多信息、照片啥的，何必呢。”

钟天崖点了点头，说：“你还挺为别人着想的。”

刘小兵说：“我实在是被毒品逼的，但我抢了这么多次，从不伤人，也碰到有的司机硬是不给，跟我反抗，我也就算了。”

钟天崖疑惑地说：“我看你身体这么壮实，也不像吸毒的。”

刘小兵说：“我在这已经关了五个多月了，把毒瘾也戒了，能吃饭了，身体就恢复得特别快。”刘小兵说到这里，开心地笑了起来。钟天崖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曾经被毒品逼得走上抢劫的犯罪道路，如今能逃脱毒品的魔爪，这对他来说相当于获得了一次新生。

钟天崖也笑了笑，为刘小兵感到高兴。在钟天崖看来，这个有着20多次抢劫犯罪行为的重刑犯，就像邻居家的一位小伙伴，其实挺善良可爱的，是毒品残害了他，逼迫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和刘小兵聊完，钟天崖又和张义聊了起来，他问：“张哥呢？你是什么事进来的？”

张义一脸沉重地说：“我也是抢劫，不过我的罪重多了，我把人杀了。”

钟天崖问：“杀死了？”

张义点点头，说：“杀死了。”

钟天崖好奇地问道：“抢了多少钱？”

张义叹了口气，说：“15块。”

钟天崖感到很惊讶，脱口说道：“15块？！”

张义解释说：“我有个远房亲戚，她喜欢炒股，我以为她家蛮有钱的，那天就下手了，把她活活砸死了，结果在她家只翻到了15块钱，再拿了一个没用的翡翠戒指和一件旧灯芯绒大衣。抢完以后，我买了包10块钱的烟，只剩下5块钱。”

钟天崖看张义不像是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人，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抢劫？”

张义一听，皱紧了眉头，说：“我是农村户口，到城里来卖苦力的。我是租房子住，每个月要交租金，我老婆得了慢性肺结核，长年要吃药，我儿子正读高中，那天学校要交80块钱书费，我也拿不出来，我女儿

技校刚毕业，找了家购物中心做销售，说要交 500 块钱押金，我也拿不出来。实在不好意思再向亲戚借了，平时家里吃的米都是乡下亲戚接济的。我觉得对不起老婆孩子，感觉身上这副担子好重，每天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钟天崖点点头，说：“张哥，我也是穷苦人出身，我理解你的难处。”

张义说：“我老婆听说我抢劫杀人，怎么都不敢相信。我女儿在我出事以后，每天都会问她妈同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向爸要押金，爸才干这种事的？’我好心酸呀！”张义说到这，眼睛红了，不由自主地用手擦了擦眼睛。

钟天崖安慰说：“张哥，我是被冤枉的，我要是能出去，我会帮你照顾他们的。”

张义感激地说：“小兄弟，我看你也不像杀人的人，心挺善的，谢谢你的好意。”

和刘小兵、张义的聊天，让钟天崖对犯罪和犯罪人有了新的认识。之前，他和其他民众一样，痛恨犯罪和犯罪的人，但认识这两个抢劫犯后，他感到，任何犯罪的背后，都有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对毒品的社会管控问题、对城市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等，都可能成为引发犯罪的社会根源。即使像张义这样的抢劫杀人犯，也原本是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父亲、丈夫，因为一念之差，做出了残忍的犯罪之举，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十恶不赦之徒。很多杀人犯的内心深处，或许都有他的痛苦和无奈。

2月5日晚上，北昌市人民检察院主任检察官向渊正在家里弹钢琴。向渊是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从事公诉工作十年，今年已经 33 岁，仍然单身。向渊每天忙于工作，并不着急找对象，但他父母却很着急。这天晚上，向渊母亲又开始向他“催婚”了。

向母走到向渊身边，说：“向渊，你都 33 了，得抓紧啦。”

向渊站了起来，说：“妈，婚姻得靠缘分。”

向母说：“缘分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呀，我给你介绍好几个，那可都是才貌双全，你凭什么看不上人家？”

向渊说：“就是没感觉，我向往一见钟情的爱情，我相信，当有一天我遇见她，她就能让我怦然心动。”

向母嗔怪地说：“你呀，跟你爸一个德性。”

向渊调皮地说：“像我爸多好，不还是娶到了您这么好的老婆吗？”

向母轻轻摆了摆手，盯着向渊说：“少跟我来这套，你说，到底什么时候把女朋友给我带回来？给我一个期限，我也有个盼头呀。”

向渊一本正经地说：“妈，我有种预感，她今年一定会出现！”

向母说：“那就让她早点出现吧。”

向渊笑着说：“您就等着瞧吧。”

向渊说完，坐到钢琴前，弹起了一曲《献给爱丽丝》。他的母亲看着他弹琴时陶醉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 第 2 章

# 和兰花在一起

雅尼的纯音乐曲子，英文为 *With An Orchid*，由美籍希腊裔演奏家、作曲家 Yanni 创作，收录于其专辑 *If I Could Tell You*。香港凤凰卫视的凤凰气象站采用它为背景音乐，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聆听 Yanni 的音乐，也许可以找寻到一份久违的轻松和休闲。音乐飘逸、洒脱，有着海风的清新、清爽，海港的宁静、温馨。《和兰花在一起》是雅尼的经典作品之一。这是一首需用心去倾听和感受的曲子，有伤感，有无奈，还有渴望和期盼，听后让人沉醉，不能自己。

在这首令人沉醉的曲子中，依稀可见一个兰花般的清凉而寂寞的世界，飘浮着一天一地的冷艳空气。和兰花在一起。曲名里没有世俗里包藏的小家碧玉情怀，也没有小情小调的忧伤与做作。只有一股子清新扑面而来，仿佛超越了许多尘土与狂躁，有一点所谓净化灵魂的功效。

细细地去用心聆听，这个曲子里有种浪漫和温馨的感觉，但同时也包含着浓浓的幽怨和相思，让人心碎、令人断肠、使人潸然泪下……

## 提 审

北昌市公安局对钟天崖以故意杀人罪移送北昌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该案被害人父亲系省、市人大代表，身份特殊，北昌市检察院对此案非常重视，公诉处组成了主任检察官办案组负责案件办理，

主任检察官向渊负责主办，检察官颜慕曦负责具体承办。

3月17日上午，向渊与颜慕曦来到第一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钟天崖进行提审。钟天崖长得很帅气，刚毅俊秀，英气逼人。钟天崖虽然大学没毕业，但有着浓郁的理科男生的书卷气和情操上的纯净感，同时因为从小跟着母亲出摊，经常干搬水果、蹬三轮车、搬煤气罐等体力活，晒得黝黑的面容多了几分苦难的磨砺感，身材也因此显得很健硕，散发着男子汉的青春魅力。

钟天崖走进提审室，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问心无愧，所以他不像是别的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后被囚的落寞萎靡，而是昂首挺胸地走了进来，让人感觉到一种坦荡的气息。

看到钟天崖的那一霎，颜慕曦感到眼睛一亮，心里也不知为什么，猛地震了一下。她也是有着三年公诉办案经历的检察官了，提审过的犯罪嫌疑人也有一百多号了，还从没有碰到过这么有气场的犯罪嫌疑人。

颜慕曦眼睛一直看着钟天崖，她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真的被这个犯罪嫌疑人眉宇间的帅气和纯朴所吸引和打动。凭着女孩子的直觉，颜慕曦觉得钟天崖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感情经历的人。颜慕曦还没有恋爱过，此刻她感觉自己有一种心如鹿撞的感觉，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自己怎么能对一个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一见钟情呢？这时，钟天崖也正好看了颜慕曦一眼，二人目光正对，颜慕曦赶紧转移目光，低下头整理笔录纸。

颜慕曦紧盯着钟天崖的表情，没有逃过向渊的余光。向渊是颜慕曦的“师傅”，颜慕曦进入检察院工作就被分到向渊任主诉检察官的办案组，向渊对她还是比较了解的。颜慕曦参加工作这三年，院里给她介绍对象的很多，包括官二代、富二代、高大上，她都不感兴趣。颜慕曦跟向渊说过，她喜欢阳光、帅气、善良纯朴、有责任感的男孩子，如果有朝一日真的遇到她的真爱，她会冲破一切世俗偏见和阻力，追寻自己的爱情。在向渊看来，颜慕曦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子，特别

是在爱情上，有自己的执着追求，而且心气很高，如果不是她爱的那种，条件再好，也俘获不了她的芳心。

不过，向渊暂时没有时间去猜测颜慕曦的心思，他很娴熟地开始了对钟天崖的提审。

向渊问：“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你移送审查起诉，你有什么意见吗？”

钟天崖着急地说：“检察官，我是冤枉的！”

向渊说：“那你如实跟我们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钟天崖说：“好的，事情是这样的……”

接下来，钟天崖把死者如何要杀他、他又如何在反抗中将对方刺死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办案中，犯罪嫌疑人翻供是常有的事，向渊并不会因为犯罪嫌疑人翻供，就认为这是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恶劣，然后予以制止和批评教育，而是会以很平和的态度，耐心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

向渊听钟天崖说完，然后问道：“那你的认罪笔录是怎么回事？”

钟天崖答：“是他们威胁我签字的。”

向渊继续问：“怎么威胁的？”

接下来，钟天崖又把赵鸿飞威逼他认罪的经过讲了一遍。

向渊耐心听完钟天崖的辩解，问道：“案发的时候，四周有人看到吗？”

钟天崖答：“我没仔细看，感觉是四周都没什么人，当时我非常紧张、害怕，捡起刀就跑了。”

颜慕曦插话问道：“按照法律规定，你的这个行为是正当防卫，是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你为什么要逃跑呢？”

钟天崖头一次听到“正当防卫”这个词，不解地反问道：“正当防卫？”

颜慕曦解释说：“我国《刑法》规定，当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特别是行凶、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侵害时，可以进行反抗，

即使将对方致死、致伤，都是正当的行为。”

钟天崖坚定地说：“对！我的行为完全就是正当防卫！”

向渊问：“那你为什么要跑呢？为什么不马上报案呢？”

钟天崖答：“我害怕呀。我当时觉得，毕竟对方是死在我手上，又没有人看到我是怎么反抗的，我怎么说得清楚呢？如果万一我被认定为杀人犯，我父母怎么承受得了？我被冤死也就罢了，我父母的下半生谁来照顾？我的命连着他们的命啊。所以当时我很害怕，不想被公安冤枉。而且对方是个富二代，家里一定很有势力，这点也让我很害怕，觉得对方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所以我就决定一跑了之，反正我也问心无愧，我并没有负罪感。”

颜慕曦很遗憾地说：“你杀人的行为虽然是正当的，但你不应该逃跑，更不能将杀人凶器扔掉，你的这种行为是妨碍侦查的行为，而且也增加了你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

钟天崖懊恼地说：“我当时太侥幸了。”

颜慕曦说：“你应该相信司法机关，相信法律。”

钟天崖对着颜慕曦反问说：“你们从来没有办过冤案吗？我看媒体也报道过不少杀人冤案，有的都已经被枪决很多年了，有的是服刑十几年、二十几年才平反的。”

颜慕曦说：“那种冤案是极少发生的。”

钟天崖继续反问说：“你能确定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吗？”

颜慕曦一时语塞。确实，冤错案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是巨大的，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羹”，一例冤错案的发生，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民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而且，纵然司法机关酿成冤错案的概率是很低的，但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对于被冤枉的无辜者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只要冤错案存在，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这种灾难会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所以，面对钟天崖的质问，颜慕曦只能是无言以对。

向渊赶紧接过话题，问钟天崖说：“按照法律规定，你有权委托

辩护人，你要请律师吗？”

钟天崖答：“我家里没钱请律师。”

向渊看该问的都问了，就准备结束提审，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钟天崖犹豫了一下，然后试探着说：“我想求你们一件事。”

向渊温和地说：“说吧，什么事？”

钟天崖鼓足勇气说：“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打个电话回家吗？”

颜慕曦解释说：“我们的手机不能给你用的。”

向渊点了点头，然后对着钟天崖说：“你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帮你转达。”

钟天崖恳求说：“我想自己打，这样我爸妈听到我的声音，他们会踏实些。您放心，我就是想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声音，让他们放心一点，我怕他们太担心我。”说到这里，钟天崖的眼睛有些泛红。

向渊见状，想了想，然后说：“按规定我们办案人员的手机是不能给犯罪嫌疑人用的，这样吧，慕曦，你去把看守所的管教干部请来，让他见证一下，我们借手机给钟天崖用，只是问候一下家人。”

颜慕曦马上说道：“好的。”

很快，颜慕曦把管教干警请到了提审室，向渊向他说明了情况，这位管教干警也挺通情达理，同意他们这么做，并在场见证。于是，向渊拿起自己的手机，正准备递给钟天崖，没想到，颜慕曦却抢先一步，先把她的手机递了过去。向渊侧视了一眼颜慕曦，眼神中露出一丝旁人看不出的笑意。

向渊对钟天崖说：“你用免提吧。”

钟天崖说：“好的。”

钟天崖拿手机的手有些颤抖，表明他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按了免提键。电话很快就接通了，让人感觉对方像是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着什么。手机中响起了钟天崖父母的声音。

钟母在电话里说：“喂，哪位？”

钟天崖听到他母亲的声音，立刻眼泪涌了出来，激动、哽咽地说：“妈，是我啊。”

钟天崖母亲听到钟天崖的声音，非常意外，激动地说：“谁？天崖啊，是你吗？”

钟天崖哽咽着说：“妈，是我！”

钟母激动而又疑惑地说：“孩子，我们接到了警察的通知，说你被关进看守所了，怎么打电话回来了呢？”

钟天崖说：“妈，是提审我的检察官拿她的手机给我打的。妈，爸在边上吗？”

钟天崖父亲同样非常激动，动情而又焦虑地说：“孩子，我在边上呢！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公安打了你吗？里面的犯人打没打你？”

钟天崖说：“爸，妈，你们放心，公安没打我，这里面的人也都挺好的，都没打我，都挺照顾我的，我身体好着呢，你们别担心。你们呢？身体还好吗？”

钟母说：“我们没事，就是为你的事着急。”

钟父说：“你妈三天两头地跑公安局、检察院，问情况，每天都盼着有什么新消息呢。”

钟天崖说：“爸，妈，你们放心，刚才检察官提审我，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实情，他们说我这个行为是正当防卫，是无罪的。”

钟父说：“孩子，我们相信你，相信你绝对不会杀人的。”

钟天崖说：“爸，妈，你们别着急，办案子有个过程，检察官要我们相信司法机关，他们不会冤枉无辜的。”

钟母说：“嗯，我们相信他们，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没事的。”

钟天崖说：“爸，妈，那先这样，下次有机会再打电话给你们。”

钟母不舍地说：“好，好，孩子，你一定保重，要挺住。”

钟天崖一听，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强装平静地说：“我知道，爸，妈，你们一定要保重，爸，你一定要经常量下血压，记得吃药，心脏不舒服要赶紧去医院，千万千万要小心。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钟父也恋恋不舍地说：“孩子，别记挂我了，我能挺住，一定等你出来！我们先挂了啊。”

钟天崖父母知道，不能让检察官等太久，他们要是不挂，儿子是不忍心挂的。钟天崖父母把电话挂了，手机里传出“嘟嘟”声，钟天崖才不舍地把手机交还给颜慕曦。

向渊和颜慕曦结束提审后，走出看守所，上了向渊的车。向渊开车，颜慕曦坐在副驾驶，聊起了这个案件和刚才的提审。颜慕曦微笑着对向渊说：“我要为你刚才的行为点个赞！”

向渊说：“你是说把手机给钟天崖打电话？”

颜慕曦说：“嗯，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

向渊说：“记住一句话：不伤法理，不绝人情，是执法的最高境界。”

颜慕曦点点头，说：“嗯，这句话说得好。”

向渊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为这种事挨过批呢。”

颜慕曦好奇地说：“哦？说来听听。”

向渊说：“那是1997年，我办了一个盗窃案，犯罪嫌疑人二十来岁，长得很帅。他盗窃一百多起，数额有二十多万。当时是盗窃三万以上就可以判死刑。我在提审他的时候，他让我给他女朋友捎个话，大概是很想她之类的，我答应了。回到单位上，我打了他女朋友的传呼，他女朋友很快就回了电话，心情很激动。打完电话，当时的处领导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太不成熟了，太冲动了，怎么能给犯罪嫌疑人的女朋友捎这种私话呢？万一他捎的话有串供的暗示呢？你怎么解释你是没有私心呢？要我作深刻检讨。”

颜慕曦听到这，忍不住插话问道：“挨了一顿批，什么心情？”

向渊说：“太委屈。”

颜慕曦接着问：“后来呢？”

向渊说：“后来，这个小伙子还是被判了死刑。在一审开完庭后，法警把他押上车之前，让他和他女朋友见了一面。那女孩见到他就一

下扑了上去，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女孩哭得很伤心，肝肠寸断。他们长什么样已经不记得了，但生离死别的那一幕我一直印象很深。”

颜慕曦被这个真实的故事打动和震撼了，她像记者采访一样问道：“你当时什么感受？”

向渊说：“心痛，那是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死刑的残忍和非人道。”

颜慕曦转念一想，又问道：“你这种同情会不会影响到公正办案？”

向渊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当年的10月1日开始，新刑法就生效实施，普通盗窃罪就没有死刑了，所以我起诉拖得很慢，希望这个案件的审判能拖过10月1日。我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活下来，他女朋友或许会一直等他，我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可以说是影响到了我办案，但没有影响到我公正办案。如果我能在法定期限内，通过拖延起诉，让这个年轻人得以免除死刑，案件仍然是公正的。”

颜慕曦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嗯，有道理。”

向渊接着说：“谁说法不容情？其实法也容情，只要不是容个人私情。”

颜慕曦说：“现在的司法者，大部分都没有这种人文情怀，表面上严格遵守规定，其实是机械司法，冷漠司法。”

向渊说：“记住培根的那句话：‘以严厉的眼光对事，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颜慕曦又点点头，说：“嗯，‘司者仁心’，我知道，这是你的座右铭。”

向渊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向颜慕曦问道：“对了，你刚才为什么要抢先把你的手机给他打电话？”

颜慕曦一听，内心掠过一丝慌乱，尽量掩饰着，假装平静地说：“没有抢先啊，你是师傅嘛，这种事当然是我来做啦。”颜慕曦心里清楚，自己这样做，一方面是想在手机中存入钟天崖家里的电话，以后自己可以随时和他父母联系了，另外一点，就是她在潜意识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与钟天崖之间的距离，让他感觉到自己对他的好感，同时，让自己心仪的男子触摸到自己的手机，这也让她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向渊嘴角露出一丝会心的笑意，也假装信以为真地说：“你倒是勤快啊。”以向渊的情商，他当然猜到了颜慕曦的这点小心思。但向渊不想点破，换个话题问道：“对今天的提审你怎么看？你认为还需要再提一次吗？”

颜慕曦说：“我感觉他的翻供是真实的，这个案子很可能就是正当防卫，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有力证据来印证他的辩解，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再提审一次的，主要是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性格特征，有没有暴力倾向，性情是不是容易冲动，你看呢？”

向渊故意说：“可以，再深谈一次。”

颜慕曦压抑住内心的高兴，假装平静地说：“要么这次就不劳你大驾了，我带小宋来就行了。”

向渊笑了笑，说：“呵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师傅了？好吧，正好我明天有别的案子要办，你就带小宋来提吧。”

颜慕曦调皮地说道：“Yes Sir！”

向渊心里明白颜慕曦的心思，她这么主动提出来由她带书记员来提审，是想单纯再和钟天崖聊聊，他没有考虑太多，一心只想成全她。检察官是理性的职业，但检察官首先也是人，只要是人，就必然有感性的一面。检察官在工作中可以保持理性，但在生活中，很难时刻都那么理性，时刻都从法律的专业角度，去分析自己每一个言行的法律后果。

3月17日晚上，颜慕曦坐在电脑桌前，打开电脑，不知不觉地，居然打开了百度，输入了“北昌市思锐软件有限公司 钟天崖”进行搜索。那一刻，颜慕曦觉得很奇怪，好像突然对这个人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恨不能在网上把这个人的一切过去和生活都查得一清二楚。

她进入思锐公司官网后，仔细查找着与钟天崖有关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她了解到，钟天崖在思锐公司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工作非常勤奋、刻苦，业绩非常突出，为公司赢得很多收益。2014年

12月，也就是前不久，公司本来要把他派到美国去研修一年，发布的研修人员名单都有他，但不知他为什么没有去。如果他去了，也就没有这个案件的发生。这么好的发展机会，他为什么会放弃呢？这让颜慕曦很疑惑。这让她更加迫切地想要去再提审一次钟天崖了。

## 最大的幸福

3月18日上午，颜慕曦带着书记员小宋来到看守所，再次提审了钟天崖。钟天崖走进提审室，看到颜慕曦时，脸上露出一丝意外的欣喜。钟天崖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从颜慕曦看自己的眼神中，能感觉到她对自己的一种充满善意的关切，这让他的内心非常温暖。是自己的帅气让她对自己有几分好感吗？钟天崖从小到大就一直被人夸长得帅，加上为人善良踏实，也常常赢得女孩子的倾慕，因而，他对自己的魅力还是颇有自信的。但他现在的处境是犯罪嫌疑人，对方是检察官，在这种情境下，他不能确定颜慕曦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钟天崖故作平静地问道：“颜检察官，您好，昨天不是提审了吗？”

颜慕曦控制住内心的波澜，平静地说：“还没提完，有些问题我们还想再问清楚，以利于我们对案件的审查。”

钟天崖说：“好的，您问吧。”

颜慕曦问：“你说是警察威逼你认罪的，但他们只不过是说你父母涉嫌窝藏罪，要审一审，从常理上讲，这应该不至于就让你妥协认罪吧？你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你清楚认罪的后果意味着什么吗？”

钟天崖答：“我知道，他们把证据做扎实了，我有可能被判死刑的。”

颜慕曦略带一丝嗔怒地说：“那你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认罪了呢？你不是拿自己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吗？”

钟天崖眼睛直视着颜慕曦，语气很坚定地说：“不是的，我当然懂得珍惜生命，但是，您要知道，我父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这两种病都是直接危及生命的，他肯定受不了公安的审讯。公安就是不动手，至少是通宵不会让嫌疑人睡觉的，加上审讯的压力和情绪的刺激，我父亲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我绝不能看到我父亲因为我而失去生命，这绝对不可以的！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我随时可以为他们去死，我为他们死是理所应当的，但他们怎么能为我而死呢？所以，我当时根本没有多想，没有任何犹豫，我认为我根本没得选，只有向他们妥协。”

颜慕曦说：“你上次说过，你和你父母的命是连在一起的，那你就应当知道，如果你被判了死刑，他们不是一样可能承受不了吗？”

钟天崖说：“我向公安认罪只是暂时的，后面还有检察院、法院，我希望检察官、法官能为我主持公道，但如果我不认罪，我父亲可能马上就会没命的，人死不能复生，我父亲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是被公安放了，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钟天崖的话让颜慕曦很感动，特别是钟天崖说的“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我随时可以为他们去死，我为他们死是理所应当的，但他们怎么能为我而死呢？”让颜慕曦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自古云：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的眼泪都是往下流的，现实中，基本上都是父母不顾一切地为子女考虑，为子女牺牲，甚至付出生命，而罕有子女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拯救父母的，钟天崖就属于这种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保护父母的生命，而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在当今社会，特别是“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一代中，这样的年轻人有几个呢？颜慕曦遇见了，她为此感到幸运。

通过上述问话，颜慕曦确信了，虽然公安人员的威逼不是典型的刑讯逼供，可能对别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尚不至于迫使其违心认罪，但对于钟天崖这样的人来说，却比刑讯逼供更能让他屈服，让他无从选择。

接下来，颜慕曦转向了其他她想了解的问题，她问道：“你大学二年级为什么要退学？”

钟天崖对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感觉这属于个人生活问题，好像与案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没有时间多想，如实答道：“因为我父亲突然中风偏瘫了，为给他治病，又借了一笔新债，亲友们能借的都借了，再借也借不到了，家里就剩下母亲摆水果摊这点经济来源，母亲还要照顾偏瘫的父亲，您说，我这大学还读得下去吗？”

颜慕曦接着追问道：“你的家庭困难向学校反映了吗？你能考上科技大学这样的名牌学府不容易，我想科大也应该有一套救助机制，像助学金、贷学金什么的，加上你的奖学金，不能渡过难关吗？学校就这么放弃你了吗？”

钟天崖说：“没有，学校没有放弃我，他们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帮助，同学们也为我发起了捐款，舍不得我离开，最终是我决定放弃大学的。”

颜慕曦深感惋惜地说：“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呢？还有两年，你就毕业了，就可以拿毕业证、学位证了。”显然，颜慕曦对于钟天崖未能完成大学学业是感到非常遗憾的。

钟天崖说：“我刚才跟您说了‘我这大学还读得下去吗’，不是说客观上的经济困难让我读不下去，是我主观心理上读不下去，我过不了自己心理这一关。你说两年就毕业了，我当然知道，但您知道这两年对我父母意味着什么吗？想想他们生活上的艰难，我怎么忍心他们这样煎熬两年呢？想想他们那么辛苦，我也根本没有心思读下去了，我必须回到他们身边，一边帮家里赚钱还债，一边照顾我父亲。”

颜慕曦仍然不解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想过没有，从你父母的角度上，他们是多么期待你大学毕业啊，你这样辍学回家，对他们不也是一种精神打击吗？”

钟天崖说：“这点我有考虑的，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退学，反而让他们精神上更痛苦，所以我作出决定之前，和他们充分沟通过，得到他们同意才退学的。”

颜慕曦疑惑地问：“他们同意了？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钟天崖说：“颜检察官，我看您的年龄也和我差不多吧，您觉得

文凭有那么重要吗？或许对你们机关公务员来说，文凭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我们理科生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至少不是决定我们人命运的东西。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决定一切，对于我们搞计算机软件的来说，只要你有才能，能研发出有价值的、能热销的软件产品，市场就会认可你，就不愁找不着工作，甚至还有高薪，至于文凭，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没有谁会根据你的文凭来给你发薪水，北大、清华毕业的又怎么样？做不出产品，同样要被炒鱿鱼。”

颜慕曦若有所思地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或许是我把文凭看得太重了，不过，你毕竟才读了两年大学呀。”

钟天崖说：“大学前两年是最重要的，是打基础的两年。有一位教育家说得很好，他说，大学不是教给你知识的，是教会你怎么学习知识的。知识的学习是终身的，靠大学四年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大学最重要的是学会自学，掌握学习的智慧，而不仅仅是掌握有限的知识，掌握学习的能力和智慧，才是受用终身的。”

颜慕曦插话说道：“所以你就一直在自学？”

钟天崖说：“实际上到大二下学期末，我就已经基本上自学完了大三的课程了，大四本来课程就不多了，所以我退学后，我认为我基本上达到了毕业生的水平。”

颜慕曦说：“所以你就马上找工作了？”

钟天崖说：“是的，我退学就是为了赚钱，当然需要马上找一份工作。但一开始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没有文凭，很多公司连应聘的门槛都进不了。”

颜慕曦好奇地问：“那你是怎么进入思锐公司的？”

钟天崖说：“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正当我感到有些灰心丧气的时候，思锐公司向社会招录软件工程师，他们不看重学历，而是看重能力，报名时没有要求看大学毕业证，他们只看招录考试的成绩。”

颜慕曦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地说：“结果你一定考得很好吧？”

钟天崖说：“是，我在一百多个考生中考了第一名，而且是满分，

没过几天就报到上班了。”

颜慕曦点了点头，很欣慰地说：“看来你父母同意你退学是对的。”

钟天崖接着说：“我父母当然了解我，知道我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们也一直都很支持我的选择。他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我们的沟通一直都很好。”

颜慕曦接着问道：“我在思锐公司网上看到一个赴美的研修人员名单，上面有你，但你为什么没去呢？”

钟天崖解释说：“那是人事部门根据员工的业绩推举的，他们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当然，他们认为我肯定是会同意的，所以就直接报了公司董事会，董事会通过后就发布了消息。我知道后，首先对公司的栽培深表感谢，我在公司的资历还很浅，能得到这样的研修机会是公司对我的极大激励，但我实在不能去。”

颜慕曦又疑惑地问道：“为什么？”

钟天崖说：“因为我放不下我父母。我退学回来以后，每天要给我父亲按摩，陪他聊天，跟他讲公司的事、生活上的事，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偏瘫也恢复了很多，我母亲也不用那么累了，看到父亲一天天好转，她也越来越开心了。所以我不能走，我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颜慕曦故意说：“你去美国以后，可以请人来照顾你父亲呀。”其实，颜慕曦问这个问题时，她心里是有答案的，她甚至也知道钟天崖的答案是什么，她只不过是亲耳听一听钟天崖是怎么说的。

钟天崖说：“虽然我的薪水越来越高，家里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请保姆也不是请不起，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保姆会像我一样，自学按摩手法给我父亲按摩，悉心照顾他，耐心陪他聊天吗？她们做不到的。况且，我父亲之所以不断在恢复，除了我坚持给他按摩，更主要是精神心理上的高兴，这种心情是花钱买不来的，只有我自己去做。”

钟天崖的回答和颜慕曦的预想一模一样，接着，颜慕曦又故意问道：“放弃这么好的学习发展机会，觉得遗憾吗？”

钟天崖说：“不遗憾。”

颜慕曦像记者采访一样追问道：“为什么？”

钟天崖说：“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功成名就、升官发财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曾经读过两篇文章，一篇叫《父母在，我们尚知来处，父母不在了，我们只剩归途》，另一篇叫《有一种幸福，叫父母都在》，这两篇文章能代表我的幸福观。”

听到这里，颜慕曦不禁有些感动了，她说：“父母健在，就是你最大的幸福？”

钟天崖说：“是的，而且不仅要健在，还要让他们开心，过得愉快，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大的幸福。对我来说，功名利禄并不是人生中最重要，我不能为了功名利禄，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失去了最想要的幸福。”

听到这里，颜慕曦鼻子有些发酸，她感觉自己被钟天崖深深打动了，但她不想在钟天崖面前表露出来，故作平静地说：“我理解了。”

通过上述问话，颜慕曦终于了解清楚了钟天崖为什么大学没读完，为什么放弃了去美国研修。她原本是很不理解的，她认为钟天崖应该克服困难，把大学念完，应该抓住宝贵机会，出国研修，但听了钟天崖的解释，她释然了，其实是她的观念有失狭隘，或者说她骨子里还多少有点自私，钟天崖让她深刻感受到，什么是无私的爱，那就是完全为对方着想，完全没有一点私心的爱。这种爱在当今社会弥足珍贵。

## 相 亲

3月18日晚上，颜慕曦来到“蓝森林”西餐厅赴约。颜慕曦是大学时期的校花，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擅长弹奏钢琴、演讲，气质也很高雅，工作上又积极肯干，所以参加工作后，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喜欢，给她介绍对象的也是接二连三。但颜慕曦有自己独特的择偶原则，她不是很看重对方的家庭、学历、职业、收入等外在条件，她认为这

些都不代表一个人的魅力，她看重的主要是两点：一是阳光、帅气，二是要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要让她产生赏心悦目般的心动。

在一开始见了几个之后，颜慕曦就对相亲失去兴趣了，因为相亲的对方虽然条件都很不错，但无一不是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男，没法让她看到一颗金子般的心，她认为通过相亲的方式，不可能遇见她要找的那个人。她相信缘分，相信上天自有安排，有一天她钟爱的人一定会出现。所以，最近一两年她婉拒了几乎所有的介绍，但是，对于领导的热心介绍，她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见一下的，就当是完成任务吧，谁叫自己还单着呢。今晚要见的这位，就是院里一位副检察长介绍的，条件也相当不错，知名大学毕业，目前在美国攻读博士后，即将出站就业，这次回国，一是看望父母，二是希望能找一个恋爱对象。

颜慕曦来到约定的餐位，这位博士后已经在此等候了。这位博士后体态微胖，戴副金边眼镜，颜慕曦看得还算顺眼。博士后则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颜慕曦，显然他立刻就被颜慕曦的外貌和气质强烈吸引了。

点完菜后，这位博士后立刻开始侃侃而谈，不停地向颜慕曦介绍自己的求学经历、在美国的见闻以及他对当今科技发展的见解，似乎恨不能马上用他的博学多才和见多识广征服颜慕曦。但颜慕曦完全不吃这一套，她实在不想再听下去了，便找了机会，切断了对方的自吹自擂。

颜慕曦打断对方说：“不好意思，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博士后被问得戛然而止，面露窘态地说：“当然，你尽管问。”

颜慕曦问道：“你是独生子吗？”

博士后说：“是呀，这点你放心，我没有兄弟姐妹呀这些负担的……”

颜慕曦迅速打断地说：“No, No,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博士后再次被颜慕曦打断，更显尴尬地说：“哦，不好意思。”

颜慕曦说：“我的意思是，你去美国创业了，你父母谁来照顾呢？”

博士后这才醒悟过来，是自己小人之心了，赶紧不假思索地答道：

“他们身体都还健康，不需要照顾的。”但此言一出，博士后就感觉似乎又说得很不妥。但容不得他多想，颜慕曦的问题又来了。

颜慕曦问：“那他们老了呢？老得不能动了呢？或者生病住院了呢？”

博士后言语有点支吾地说：“这个……我还没想那么远呢。”

颜慕曦紧接着又问：“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你怎么看？”

博士后对这个问题感到有一丝不屑，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这种观念太古老了吧，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早就是信息化时代了，地球就是一个村庄了，如果想父母了，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啊。想要见面，飞机、高铁都很方便，去美国也就十几个小时就到了。况且，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才是现代社会男人应有的发展理念。你看我们学校毕业的，有近乎一半都出国留学了，很多都留在外国就业发展，这已经是一种时代潮流了。”

颜慕曦很看不惯对方的这种神气，也有点不屑地问道：“你觉得留在外国就业，好在哪儿呢？”

博士后完全没有察觉到颜慕曦的感受，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很多方面啊，首先是收入高，比国内高很多，我一位同学，还只是美国谷歌公司的普通工程师，去了两三年，就贷款买了一栋二手别墅，买了两辆车，老婆还是全职太太，专门在家带小孩，生活过得多滋润呀。还有，美国的空气质量比国内高多了，我有位朋友，有习惯性鼻炎，但一到美国就不犯了，一回国就又复发了。还有，美国的城市治理水平也很高，市民的文明程度也比我们国家的高多了，比如说……”

颜慕曦颇不耐烦地打断说：“好了好了，这些我都知道，你是说，你留在美国工作后，成为美国这个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一个公民，觉得生活质量很高，生活很享受，是吧？”

博士后很自豪地说：“对呀，不光是我，还有我未来的太太、子女，都将成为美国公民，如果……如果你愿意，去了美国以后完全可以不用工作的……”

颜慕曦再次迅速打断说：“No, No,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

博士后一脸尴尬地说：“是吗？不好意思。”

颜慕曦耐着性子问道：“我还是想回到刚才的问题，你的小家庭过得很享受了，你的父母怎么办呢？”

博士后略作思考，看上去似乎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然后说：“这个嘛，我想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他们愿意，我也可以把他们接到美国去养老。”

颜慕曦说：“他们在中国生活了七八十年了，他们的根在中国，他们去美国，除了你，没有其他亲戚朋友，语言又不通，你觉得他们能适应美国的生活吗？在美国会生活得开心吗？”

博士后说：“如果他们要是不愿意去，那我可以花钱请人照顾他们呀，我可以花高薪，请最好的保姆，比如菲佣，来照顾他们呀。”

颜慕曦感觉跟对方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反问道：“你认为有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你认为有钱就能给你的父母买来幸福吗？”

博士后仍然对颜慕曦的连串反问感到不解，一脸茫然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这样做是有点自私，但我身边的同学都是这样做的呀，他们都是独生子女，都移居美国了，没有人会纠结你说的这些问题。况且，父母也是为子女的幸福着想的，我们在美国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心里也高兴、开心呀，在国内工作，连一套大房子都买不起，每天挤地铁上下班，你认为他们会为我们感到高兴、开心吗？”

颜慕曦对对方的诡辩逻辑感到有点愤怒了，不自觉地带着公诉人讯问被告人的语气说：“没错，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你觉得父母为子女牺牲就是应该的吗？你在美国住着大房子，呼吸着清新空气，你父母在国内没人照顾，自己拄着拐杖，独守空房，你觉得他们还应该为你感到高兴、开心，是吗？没错，你们同学都移民了，都没有纠结父母的问题，那你就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就心安理得了，是吗？”

博士后被颜慕曦一连串的诘问感到有些心慌失措，意识到颜慕曦对他的观念极不认同，甚至颇为反感，非常尴尬地说：“这……OK，看来，我们在观念上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或许，这是男人和女人的

观念区别吧，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颜慕曦说：“不是的，这和男人、女人没有关系，是我们的幸福观、价值观差异很大，‘三观’不符吧。”

博士后举起手中酒杯摇了摇，他已经没有勇气和颜慕曦碰杯了，尴尬地说：“对，‘三观’，‘三观’有些差异。”

草草结束这个无趣的饭局后，颜慕曦回到家里。颜慕曦的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著名的心脑血管专家，每个月的手术都排得很满，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手术之余，还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发表演讲，撰写论文。由于长年高强度工作，加上饮食非常不规律，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后来还是因为工作太忙，胃病一拖再拖，最终发展成胃癌。即使在胃癌化疗期间，她父亲还上过两次手术台，挽救了两个濒危病人的生命。在与胃癌斗争了十个月之后，她父亲与世长辞，那一年，她正读高三。

颜慕曦父亲在世时经常跟她说过的一句话是“医乃仁术”。父亲临终前，她跟父亲说：“爸，您不是一直希望我也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吗，您放心，我一定考上名牌医科大学。”但父亲摇了摇头，说：“曦曦，我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这么做太自私了。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但如果你不热爱这个职业，那就误了你一生，也会给病人带来灾难，但如果你热爱这个职业，你就会像我一样，忘我地工作，牺牲自己的幸福时光，给别人带来健康和快乐。我就你这么个女儿，我心疼你呀！你不是对法律挺感兴趣的吗，法律也是拯救人的事业，医院的病人是肉体病变，犯罪的人是灵魂病变，犯罪的人也需要司法者去挽救和矫治。学法律吧，去捍卫司法公正，不要让无辜者失去自由乃至生命！”颜慕曦点点头，含着泪说：“好，我听您的，您放心，我会考上最好的政法大学的。”

在父亲患癌症之前，颜慕曦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甚至还有点恨父亲，因为她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留在

颜慕曦记忆深处的，还是她童年的时候，父亲经常带着她和母亲出去旅游，给她讲各种有趣的故事，陪她玩游戏，带给她很多快乐。但随着父亲事业的进步发展，医术不断精进，工作变得越来越忙，陪伴她和母亲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她以前不理解父亲，觉得父亲这样做太自私了。

但自从父亲患癌症后，颜慕曦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她猛然间感悟到了什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回顾往昔，父亲为了他钟爱的事业无私奉献，牺牲了家庭幸福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伟大的父亲，何等可敬的父亲！她为有这样崇高伟岸的父亲感到骄傲。父亲为了拯救病人的健康和生命，陪伴和关心她的时间少了，但这些年，她又何尝给过父亲多少关心和问候呢？父亲每次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作为女儿的她，如果能给他揉揉肩、捶捶背、按按脚，给她讲讲学校开心的事，他的心里该有多么甜蜜和欣慰呀。但这些她都没有做过，每次父亲回家，她要么在埋头写作业，要么就已经进入梦乡了。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她一定会夜夜等到父亲回家的。但生活就是这样残酷，人生就是一场直播，永远没有彩排。等到她懂得珍惜父亲，疼爱父亲，为时已经太晚了。父亲最后的光大部分是在医院度过的，而那段时间她又正好面临高考，她想尽孝，上苍却没有给她太多时间。那段时间，她经常许愿，希望和上苍做个交易，以她的生命，换来父亲再活二十年。

父亲去世以后，颜慕曦如愿考上了政法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检察官。学习和工作之余，她把全部的关爱都给了母亲，给了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同时，对待别的亲人、朋友、同事，她也懂得了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她深深领悟到，要赢得别人的爱，首先要懂得如何去爱别人，而要学习爱的能力，首先应该从爱父母做起，一个连父母都不懂得去爱的人，一定是个自私透顶的人。

颜慕曦下班前就跟母亲说了晚上要去相亲，母亲关心地问道：“今天这位见得怎么样？”颜慕曦答道：“没感觉。”母亲见她兴致不高，

也就没有多问了。

颜慕曦一个人待在房间，对今天见的这位博士后感到一阵恶心。这也让她也觉得奇怪，自己以前对这种移居国外的年轻人没有这么反感的，今天怎么对这种人如此反感呢？很快，她想起了钟天崖，没错，是钟天崖已经进入了她的内心，并深深影响着她。颜慕曦对钟天崖还谈不上有很全面的了解，但他义无反顾地用生命来爱护自己的父母，仅这一点，就深深打动了颜慕曦。

在颜慕曦看来，一个愿意用生命爱护自己父母的人，是本质上脱离了自私、自爱的人，这种最无私的爱，也体现了一个男人最勇敢有力的担当和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颜慕曦相信，钟天崖今天愿意用生命守护父母，将来也一定愿意以生命守护自己的妻子、孩子。颜慕曦越想越觉得，钟天崖是一个多么有安全感、多么值得倚靠一生的男人，加上他阳光、帅气的外表和纯朴、坚毅的气质，令她一见倾心，这不正是自己一直要寻找的、梦寐以求的爱人吗？

但颜慕曦转念一想，又不禁为自己的痴心梦想感到可笑。自己是一名检察官，而钟天崖呢，他是一个涉嫌故意杀人的、可能被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钟天崖是否真的是正当防卫？如果他是无辜的，最终会被判无罪吗？还是被冤枉判处死刑呢？这一切还远未可知。而且，她作为承办钟天崖案件的检察官，原本就不能怀有任何私心杂念，任何非理性的情感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她对案件的理性判断和公正裁决。

颜慕曦是一名理性的检察官，但她毕竟同时还是一个感性的、向往爱情的年轻姑娘。她放纵自己，静静地回味着与钟天崖见面时的感觉，那种感觉非常美妙，她相信，这就是所谓一见钟情的感觉。她真希望每天都能去提审钟天崖，这样她就能和他多待一会儿，多看他一会儿。那种感觉，真的好像“和兰花在一起”。

想到这里，颜慕曦打开钢琴，弹起了一曲《和兰花在一起》。

颜慕曦一边弹着，一边沉醉在这优美的曲声中，感觉自己好像一个人身处一个幽静、安详而漫山遍野都长满了兰花的山腰上，很孤

寂，很相思，此时此刻，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感觉如入梦境，心只专注于身边周围这一大片鲜艳可爱的兰花上。那些可爱的兰花是最美丽的，是她的最爱，就像她所爱慕着的那个人一样，也许这些兰花就是那个人的化身，她此时只想与这些兰花待在一起，一起缠绵，一起享受这美丽的大自然所赐予他们的这一切，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境界啊！

## 生死之交

3月19日上午，北昌市检察院检察长徐光磊把分管公诉副检察长孙鹤林、主任检察官向渊、承办检察官颜慕曦叫到办公室，了解钟天崖案的情况。徐光磊说：“钟天崖这个案件，有一位市领导跟我打了招呼，要求从重从快起诉。这个案件证据怎么样？能不能定？”

孙鹤林说：“向渊、慕曦还在审查中，你们先汇报一下初步看法。”

向渊说：“我们提审了钟天崖，我感觉认定故意杀人可能有疑问。”

颜慕曦说：“这个人非常孝顺。”

徐光磊说：“孝顺和杀人是不矛盾的，证据上有没有问题？”

向渊说：“钟天崖已经翻供了，说是死者高斌要杀他，他正当防卫中误杀对方。”

孙鹤林问道：“他在侦查阶段认罪了吗？”

向渊答道：“认了，但他说认罪笔录是公安人员以抓捕他父母相威胁，逼迫他签字的。”

孙鹤林接着问道：“威胁这一段有同步录音录像吗？”

颜慕曦答道：“没有，这种非法取证他们是不会录像的。”

向渊说：“现在的同步录音录像都是不供不录，供了再录。”向渊说的“不供不录，供了再录”，指的是公安机关的同步录音录像都是针对认罪以后犯罪嫌疑人做的，但众所周知，除了自首的案件之外，

几乎没有哪个犯罪嫌疑人一到案后就会马上交代犯罪的，而侦查人员是怎样让犯罪嫌疑人认罪的，这个过程是没有同步录音录像显示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这里指的应该是对每次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而不是有选择性地录音或录像。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要对每次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究其原因，在于侦查人员在突破犯罪嫌疑人人口供过程中，可能经常使用一些威胁、引诱、欺骗甚至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这些方法当然不能在录音或录像中暴露出来。因而，实践中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实际上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认罪以后的状态，而侦查人员是采用何种方法使其认罪的，有没有采取非法方法讯问，并不能得到证明。

徐光磊疑惑地问道：“就是撞了一下车而已，这个钟天崖为什么要杀人？”

向渊说：“这也是本案的一大疑点，作案动机不明。从我接触钟天崖看，不像是性格暴戾的人。”

孙鹤林问道：“高斌这个人什么性格？”

向渊答道：“高斌在英国念书十年，性格怎么样还不清楚，公安没有调查。”

孙鹤林接着问道：“高斌当天晚上和什么人在一起？”

颜慕曦答道：“高斌当晚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当晚和他在一起的是他同学方潇阳。”

孙鹤林说：“让公安找这个人取个证。”

颜慕曦说：“这个方潇阳和高斌是初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英国念高中、大学，对高斌应该是很了解。但他案发后第二天就回英国了。”

孙鹤林说：“让公安做他家里的工作，把他叫回来作个证。”

颜慕曦说：“好的。”

徐光磊指示说：“高海富是我市知名企业家，省、市人大代表，

这个案件给予重视是应该的。但不论被害人是谁，我们都要严格依法审查，做到客观公正，绝不能办冤案。如果确实是钟天崖杀的，尽快起诉，给家属一个交代；如果证据不足，也不要‘带病’起诉，把矛盾交给法院。”

孙鹤林对着向渊、颜慕曦说：“你们要按照徐检的指示，严格依法审查，重事实、重证据，实事求是，办好这个案件。”

徐光磊对着向渊、颜慕曦说：“有什么事多向孙检请示汇报，外部有什么压力，你们顶不住的，我来顶。”徐检在说这话的时候，眼光如炬，神情坚定。

孙鹤林对着向渊、颜慕曦说：“你们就放手去办，不要有任何后顾之忧。”

向渊和颜慕曦异口同声地说：“好的！”他们二人都为有这样充满浩然正气、奉法如天、敢于担当的检察长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不久以后，我国将推行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检察权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去地方化”，地方党委、政府对检察院办案的干预和制约必然有所减弱，这为地方检察院检察长挺直腰杆，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颜慕曦向方潇阳的父亲方晋送达了《询问通知书》，让方晋通知方潇阳来检察院作证。方晋是北昌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不敢得罪检察院，赶紧通知儿子回国作证。

3月28日上午，方潇阳来到检察院，向渊、颜慕曦对他进行了询问。颜慕曦问：“你和高斌是什么关系？”

方潇阳答：“我们是初中同学，后来又一起到英国念高中、上大学。”

颜慕曦问：“高斌在英国念书期间，有没有过违法犯罪记录？”

方潇阳答：“据我所知是没有。”方潇阳在英国学的也是法律，所以回答问题时，用词非常严谨，滴水不漏。他故意强调“据我所知”，一方面也算是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没有作出完全肯定或

否定的回答，即使检察院查出高斌有违法犯罪记录，方潇阳也可以以自己不知情为由规避责任。

颜慕曦问：“高斌有没有打过架？”

方潇阳答：“据我所知是没有。”

颜慕曦问：“你有没有看到过高斌带一把跳刀？”

方潇阳答：“我没注意。”方潇阳对这种非常关键的问题，继续使用模糊语言作答，这样既“保护”了高斌，又规避了作伪证之嫌。

颜慕曦问：“高斌平时性格怎么样？”

方潇阳答：“我个人觉得挺好的，为人热情、大方，同学在一起聚会，经常都是他埋单。”方潇阳当然知道检察官想问什么，但他故意答非所问。

颜慕曦只好继续问道：“有没有什么性格缺陷？”

方潇阳故意反问道：“你指的什么？”

颜慕曦说：“比如暴躁、易怒、冲动等。”

方潇阳说：“这个可能各人评价不同，至少我不觉得有这些。”方潇阳的回答仍然是滴水不漏，这样既“保护”了高斌，也“保护”了自己。

向渊问：“他平时喜欢喝酒吗？”

方潇阳答：“有时会喝。”

向渊问：“酒量大不大？”

方潇阳答：“那要看跟谁比了。”看得出，方潇阳对检察官的每一个问题都非常提防和小心，能够不正面回答的都尽量避免正面回答。

向渊接着问道：“你看他喝醉过吗？”

方潇阳答：“在我印象中很少。”

向渊问：“你们案发当晚是不是在一起？”

方潇阳答：“是。”

向渊问：“在一起有没有喝酒？”

方潇阳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没喝。”方潇阳的言下之意，是

高斌离开他之后，也可能又单独去喝了酒，或者之后又跟别人喝了酒，这样一方面没有直接证明高斌死前喝了酒，另一方面又没有否认高斌死前喝过酒。

向渊、颜慕曦显然对方潇阳的回答是非常不满意的，但证人怎样回答问题是证人的权利，他们不能强迫证人给出非常确定和具体的回答。颜慕曦做完笔录，向渊对方潇阳说：“好了，请你在笔录上签字、捺印。”

方潇阳签完笔录，走出检察院大楼，坐到自己的车里。但他没有马上开车，而是长吁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想着前两天发生的事……

高海富与方晋是一同下放的知青，二人是生死之交，检察院通知方潇阳回国作证，方晋马上告诉了高海富。高海富提出想先单独和方潇阳谈谈，方晋自然心领神会，做好了安排。

3月26日晚上，方潇阳一到家，还没有来得及倒时差，就赶到了高海富家中。高海富在书房和方潇阳进行了一番谈话。

高海富沉痛地说：“潇阳啊，高斌走得太突然，我和他妈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当时就好像五雷轰顶，人都要崩溃了。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感觉老天爷给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方潇阳说：“我也是觉得很突然。”

高海富悲痛地说：“他初中的时候，我和他妈都实在太忙，根本没有时间管他，这样才把他送到外国念书。之后十来年，我们一年也就见两次面，对他关心得也很少。他这突然走了，我这心一直痛得不行！本来今年准备让他回国，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了，没想到却……”

方潇阳安慰说：“叔叔，您节哀，要保重身体。”

高海富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人生无常，有些事错过了就无法弥补呀。”

方潇阳说：“我和高斌是多年的同学、好友，我也很难过。高斌的事对我触动也很大。我初中时就读不进书，觉得外国好玩，又不用

受父母管，就吵着去外国念书，我爸妈也是没办法，才让我去的。这些年，我确实习惯了外国的生活，也本打算在英国工作、定居，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父母也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中学就在国外念书，毕业后又在外国定居，一年也难得见几次面，我这个儿子有跟没有也没多大区别。唉，我们这代人还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感受，只要自己过得安逸、开心就好，不会考虑父母的牵挂、思念。”

高海富拍了拍方潇阳的肩膀，欣慰地说：“看来你真的长大了，懂事了。要是高斌还在，像你这么懂事，我该多高兴啊。”

方潇阳说：“叔叔，您不能总是这么伤心难过，您要是每天都这么想着他，身体会撑不住的。”

高海富说：“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主持公道，让凶手给他偿命。”

方潇阳说：“高斌确实死得很惨，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高海富慨叹一声说：“凶手一日不死，我一日不得心安呐。”

方潇阳说：“我有什么能为您做的吗？”

高海富问道：“你跟我说实话，你见过高斌身上带跳刀吗？”

方潇阳答道：“那我就实话告诉您吧，高斌在英国买过一把跳刀，经常带在身上。”方潇阳告诉高海富这一实情，是想让高海富知道，高斌死得并不冤，高斌是自作孽，不可活。他希望高海富能放下仇恨，不要去追究“凶手”偿命。

高海富没有如方潇阳希望的那样去想，而是很诧异地问道：“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每次在家都很听话的样子，也从不在外惹是生非，怎么会身上带刀？”

方潇阳说：“这……他或许只是觉得好玩。”方潇阳当然知道这个中缘由，但高斌已经死了，向高海富解释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解释得太清楚，只会令高海富更加心痛，无异于伤口上再撒把盐。

高海富接着问道：“他在英国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方潇阳答道：“嗯……我印象中是没有。”方潇阳希望高斌能在

父亲心中永远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没有告诉高海富实情。

高海富又问道：“事发的那天晚上，你和高斌在一起？”

方潇阳答道：“嗯。”

高海富问道：“你们在一起喝酒了？”

方潇阳答道：“喝了一点，哦，不，没有喝。”方潇阳如此闪烁其词，是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告诉高海富实情。他想，前面已经跟高海富说了高斌带刀的实情，再跟高海富说高斌喝过酒似乎就没有必要了。

而高海富其实是知道的，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试探一下方潇阳，看看方潇阳会不会作对高斌不利的证，愿不愿意为高家承担伪证的风险。高海富见方潇阳的回答有些犹豫不决，便语重心长地嘱咐说：

“潇阳，叔叔拜托你，明天到了检察院，一定要想清楚再说啊。”

方潇阳一听，当然明白了高海富的意思，马上说道：“我知道，叔叔您放心。”

3月26日晚上，方潇阳从高海富家出来，回到家后，把高海富找他谈话的情况跟父母说了一下，然后就和父母聊了起来。

方母担心地问道：“你没跟你高叔说实话吧？”

方潇阳说：“当然，高叔心里本来已经很痛苦，我哪能伤口上再撒把盐？再说了，他自己也应该见过高斌带的跳刀，高斌怎么死的，他心里有数，我何必说穿？”

方晋说：“你是比以前成熟了。对了，我看高斌这孩子挺乖的，怎么会带刀在身上？”

方潇阳说：“他在您面前那是装的。这事说来话长，高斌其实内心里挺恨他父母的。”

方母很诧异地问道：“不会吧？你高叔对他这么好，在他身上大把大把地花钱，对他有求必应，他恨什么？太没良心了吧。”

方潇阳说：“这只是你们做父母的感受。你们以后老了，我给你们一千万，不管你们，你们什么感受？我们做子女的也是这样，不是

你们花了多少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感恩戴德。高斌跟我不一样，他到英国后，很不适应，他觉得高叔一心为了赚钱，干脆把他扔到国外去不管了，他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几年中，他的功课一直很烂，还学会了酗酒、打架，崇尚暴力，性格变得偏执、固执，醉酒的时候更狂躁，很可怕。去年开始，他就刀不离身，有一次喝醉酒，和一个留学生争风吃醋，掏出刀子就要捅人家，幸好被我们及时制止，否则，早就出事了。”

方晋不解地问道：“他看上去挺斯文的，怎么这么暴力？”

方潇阳说：“他的这种暴力倾向是有心理根源的。他从小学到初中，因为不听话，经常挨高叔打。高叔那些年正处于事业打拼阶段，非常辛苦，也难免有焦虑、烦躁的情绪，每次情绪很糟糕的时候，就会朝高斌发泄。他最常用的体罚方式就是让高斌跪下，高斌要是不跪，他就一脚踢过去，不跪就再踢，直到高斌跪下。后来到了英国，他终于逃脱了高叔的‘魔爪’，但仍然时常做被罚跪的噩梦。也许因为这段成长经历在他心里留下很大的阴影，他突然没有人管束，结果就放纵不羁，每次跟别人打架，第一句话也是叫人家‘跪下’。”

方母叹了口气，说：“你高叔要知道这些，该有多伤心、多后悔呀。”

方潇阳接着说：“其实很多大学生犯罪，都和他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有关，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特别是父母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决定了他今后的性情、人格。现在很多父母都忙自己的事业，忙着赚钱，然后大把大把地往子女身上花钱，这其实大错特错了。我们做子女的，不是给钱就开心，我们需要的不是 money，是爱的教育。一个人不是有钱了就会幸福，真正能让一个人幸福的是爱心，只有懂得爱人，才能赢得别人的爱，只有每天都爱别人和感受别人的爱，沉浸在爱的海洋中，才是最幸福的。”

方母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嗯，很多父母认为疼爱孩子就是多给他钱花。”

方晋也说：“是呀，中国的父母们是该好好反思反思了，对孩子

来说，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害。”

方母突然想起什么，着急地说：“你们爷俩赶紧讨论一下，潇阳明天到检察院作证怎么说？”

方晋果断地说：“不能实话实说。”

方潇阳为难地说：“爸，我可是学法律的，您让我作伪证？”

方晋说：“你怎么说的，你高叔一定会知道的。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求杀人偿命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了却这个心愿。”

方潇阳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坚决地说：“但了却这个心愿，代价是要牺牲一个无辜年轻人的生命！你是让我去杀人！”

方晋一听，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愤然说道：“你别忘了，你高叔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高叔，就没有我的今天，更不会有你的今天！”

方母为了缓和气氛，赶紧跟方晋说：“老方，有话好好说嘛，作伪证是违法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高海富之间的生死交情，从来没有跟潇阳说过，他当然不理解你的心情了。别动不动就跟儿子急，你先跟潇阳讲讲你跟高海富那段生死之交的往事吧。”

方晋听妻子这么一说，心情很快平复下来。接下来，方晋向方潇阳回顾了当年高海富救自己性命的一幕。

那是1965年12月7日下午，高海富和方晋同在一个采石场下放。有一天，正在作业的他们突然遭遇山体滑坡，这时，站在方晋身后的高海富看到一块巨石正砸向方晋，而方晋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死亡的来临。

高海富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纵身将方晋推开，高喊道：“小心！”

方晋逃脱了死神的召唤，但高海富还是不幸被巨石砸中腿部，痛得一时昏迷过去。

方晋爬起身，赶紧跑过去，抱起高海富，叫道：“海富！你醒醒！”

很快，援救的工友赶了过来，把高海富送往医院救治。

方晋回顾完那段往事，继续跟方潇阳做思想工作。方晋说：“你没发现吗，你高叔现在走路还有点跛，他腿上还有一块很大的伤疤呢！你如实作证，你倒心安了，我呢？我怎么向他交代？说我儿子是学法律的，他要坚守法律信仰？！”

方潇阳无奈地说：“好吧，父命难违呀。”

方晋说：“你去了以后，话可以说得婉转一点嘛。你也别以为你的证据就有多大用，这案子又不是你这一个证据。再者说了，你又不是什么目击证人，也不能直接证明是谁杀谁。”

方潇阳说：“我知道。”

方潇阳回想完这一切，感到一阵痛苦和无奈。他是学法律的，比一般人更具有法律信仰和法治信念，更懂得如实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作伪证可能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又不愿违抗父命，而且父亲与高海富是生死之交，基于这种感情而让他作有利于高斌的伪证，也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想到这里，方潇阳不禁感叹，作为一名法律人，总是希望证据那样真实、完美，但现实中呢，证人作证总是掺杂着各种考虑，作为定案重要证据的证人证言，其实未必那么可靠。人生很多事情，都是知易行难，最后也只能是知是行非。

## 第3章

# 爱是忧郁

《爱是忧郁》（*L' amour est Bleu*）原来出自法国，乐曲作者是安德列·帕普（Andre Popp），歌词作者是彼叶尔·考尔（Pierre Cour）。1968年，经保罗·莫里哀的推动，《爱是忧郁》成为世界最流行的爱情歌曲之一，世界各地都流行和喜欢这首情歌。

《爱是忧郁》走红以后，又被布莱恩·布莱克本（Bryan Blackburn）填上英语歌词，由许多歌手录唱。歌曲以各种不同的色彩来比照人生的各种境遇：“没有了你，我的世界是忧郁的，我的生活是灰色的，我的眼睛哭红了，我那嫉妒的心是惨绿的，孤独的夜则是漆黑的。”

## 报 案 入

颜慕曦一直想了解钟天崖的成长经历，也很想见一见钟天崖的父母，一方面是想看看养育出这么一个大孝子的父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也算是替钟天崖看望一下他的父母，下次提审钟天崖时，可以让他心里踏实些。这天晚上，颜慕曦带着书记员小宋，来到位于北昌市胜利汽车配件厂宿舍小区的钟天崖家。

穿过一条狭促而逼仄的楼道，颜慕曦找到了钟天崖的家。颜慕曦敲了敲门，钟天崖母亲过来开了门。颜慕曦问道：“请问这是钟天崖

家吗？”

钟母说：“是的，你们是？”

颜慕曦说：“我是办理钟天崖案件的检察官，我叫颜慕曦，上次钟天崖就是用我的手机给您打的电话。这位是我们处书记员小宋。”

钟母惊喜交集地说：“哦，是颜检察官呐，快请进，快请进。”

颜慕曦走进客厅，看到房子非常简陋陈旧，油然想起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想象着钟天崖生长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家庭，磨砺出坚毅的性格，坚强地守护着这个家庭，守护着他贫病的父母。

钟母给颜慕曦递上一杯热水，急切地说：“颜检察官，我儿子的案子怎么样了？他这孩子，绝对不会去杀人的。”

颜慕曦说：“您别急，我们还在调查取证。今天来我们也正想了解一下，钟天崖平时性格怎么样？以前打过人吗？”

钟母说：“这孩子心可善了，对邻居、同事都很热心帮忙，看到讨饭的大娘大爷就恨不得带回家来养着，哪会去打人呀。”

颜慕曦问道：“你们以前看到过他带一把跳刀吗？”

钟母一听，猛地摆了摆手，说：“从来没有！他从小到大就从不欺负人的。”

钟父在一旁插话说：“颜检察官，我们对天发誓，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钟母接着说：“颜检察官，你一定要相信他，他不会杀人的。”

颜慕曦说：“我们已经提审过他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凭我的直觉，我觉得他是无辜的，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钟母一听，喜极而泣，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了，你能这么说，我们这心里踏实多了。”

钟父也感动地说：“谢谢颜检察官，你一定要为我儿子主持公道哇。”

颜慕曦说：“我只是这个案件的一个承办人，最终案件要由我们院里定，你们要相信我们检察院，我们检察院的宗旨就是‘强化法律

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钟母擦了擦眼泪，说：“以前我们只知道公安局是抓人的，法院是判人的，也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

钟父还是有些不解，问道：“颜检察官，你刚才说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啥意思？”

颜慕曦说：“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公安抓了不该抓的人，法院判了不该判的人，我们检察院都得管，都得监督，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钟母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检察院就是主持公道的。”

小宋在一旁插话说：“我们检察院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包括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等。”

钟父说：“你说的是反贪局吧，这我听过，你们检察院就在反贪局里边吗？”

小宋和颜慕曦一听，都哈哈笑了起来。小宋说：“不是检察院在反贪局里边，是反贪局在检察院里边，反贪局是我们检察院的一个部门。”

钟父说：“哦，那你们检察院权力挺大的。”

小宋说：“颜姐，看来回去我们得跟院里反映反映，得好好加强一下检察宣传了。”

颜慕曦说：“嗯，检察院是很多人不了解，我听老同志说，检察院刚恢复重建那会儿，还有老农牵着一头病牛来检察院，说‘你们是检查院吗，给我这牛查一查，啥毛病？’”

小宋和钟天崖的父母都被逗笑了，悲凄的气氛缓和了很多，大家的情绪也放松了许多，颜慕曦利用这个机会，将话题转移到了钟天崖个人上来。

颜慕曦说：“大伯、大妈，我看您这房子够旧的。”

钟母说：“是啊，这房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的，当时这个汽车配件厂还是国营的，效益还不错，天崖他爸是厂里的一名工人。到

了九十年代，厂子改制，天崖他爸就下岗了。”

颜慕曦看到客厅墙上贴满了钟天崖从小学到大学的奖状，感受到钟天崖是怎样一个笃志好学之人，随口说道：“我看这墙上贴满了天崖小学到中学的奖状，他读书时成绩很好吧？”

钟母自豪地说：“可好了，几乎年年都是全班第一。这孩子，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呢。唉，可惜，大学没读完……”

颜慕曦说：“大妈，我听钟天崖说了，他是为了照顾家里才退学的。”颜慕曦此言一出，就感觉自己有点失言了。

钟母果然被触动了，抹了抹眼泪，说：“是我们拖累了他……”

颜慕曦见此情景，眼睛也红了，说：“大妈，您别这么说，我觉得他要是撇下你们二老，为了一纸文凭把大学念完，那才叫自私呢。我觉得钟天崖是对的，成才不一定要靠学历，也不是只有当官发财才会幸福。一家人相亲相爱，安安康康，我认为就是幸福的。”

钟父感动地说：“颜检察官真是善解人意。”

颜慕曦关切地问道：“现在大伯身体怎么样？”

钟父说：“天崖照顾得非常好，他自己不懂的，就去查资料，学怎么给我按摩，每天给我按摩偏瘫的这边，陪我说话。儿子的爱让我坚强了很多，自己也不不断加强康复锻炼，去年开始就已经不用卧床了，天崖给我买了个轮椅，我现在坐着轮椅，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了。”

小宋为了活跃一下氛围，插话说：“钟天崖这么帅气，人品又这么好，追他的女孩子不少吧？”

钟母笑了笑，说：“喜欢她的女孩子是有，但天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想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他每天白天要上班，回家还要照顾我们，帮我们干家务，等我们睡了，他还要看书学习，哪有时间考虑恋爱的事呀。”

小宋说：“我们颜姐也一样，一心扑在工作上，现在还单着呢。”

钟母略带惊喜地说：“是吗？”

颜慕曦嗔怪着对小宋说：“小宋同志，这可是个人隐私啊。”

钟母笑着说：“颜检察官，你长得又漂亮，又善解人意，我们家天崖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媳妇，那可就是祖上的福呀。”

颜慕曦一听这话，禁不住有点羞涩，赶紧起身说：“大伯、大妈，我们就不多打搅了，你们早点休息，案子上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钟母起身相送，说：“好，好，有空常来。”

4月1日下午，孙鹤林副检察长召集向渊、颜慕曦讨论钟天崖案。孙鹤林问：“这些天你们取证的情况怎么样？”

颜慕曦说：“方潇阳来作了证，他说得比较含糊，总体意思是高斌没有什么性格缺陷，为人热情、大方，也没有跟人打过架，没有看他带过刀，没有发现他有暴力倾向。他说这些的时候，都强调这是他个人看法。”

向渊说：“方潇阳的父亲方晋与高海富是深交，方潇阳属于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并不是十分可靠，证明力还需要考证。”

孙鹤林说：“这些都只是品格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明力。还有什么能甄别案情？”从孙检的这句话，向渊和颜慕曦都感受到了他专业的法律素养。孙检说的“品格证据”，指的是证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人格心理、性格特征、一贯表现等方面的证据，这种证据不能直接用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是犯罪人，即对于定案没有直接的证明力。这就好比说，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日为贼”，即认定此人“终生为贼”；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立功受奖甚至是道德模范，就认定此人终身不会犯罪。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品格证据规则，对品格证据的证明力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品格证据仍然具有证据资格，在有的案件中，能够强化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如证明行为人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证据，对于证明行为人实施过暴虐犯罪就具有一定的证明力。此外，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

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被告人的平时表现也是酌定量刑情节，从而进一步明确品格证据的证据资格。

颜慕曦边思考边说：“其他的……”

孙鹤林突然想到什么，问：“什么人报的案？”

颜慕曦说：“案卷反映是有人用手机向 110 报的案。”

孙鹤林问：“这个人作了证吗？”

向渊说：“没有。”

孙鹤林疑惑地问：“为什么不出来作证？”

向渊说：“目前还不清楚。”

孙鹤林问道：“你们想过没有，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就是目击证人，因为不愿意得罪被害人家里，才没有作证？”

向渊恍然大悟，点点头，说：“有可能，慕曦，你现在就了解一下报案人的情况，不行我们直接找他取证。”向渊感觉到，姜还是老的辣，一个优秀的法官，绝不是深谙法学理论那么简单，办案经验和司法智慧也是必不可少的。

颜慕曦说：“好的。”

颜慕曦从孙鹤林副检察长办公室出来，来到自己办公室，给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鸿飞打电话，了解报案人情况。颜慕曦在电话中说：“赵队长，你好，我是市检察院公诉处颜慕曦。”

赵鸿飞说：“你好，颜检察官。”

颜慕曦问：“钟天崖这个案子的报案人是什么人？”

赵鸿飞说：“我们调取了这个人的手机信息，叫蒋国根。”

颜慕曦问：“你们有找他作证吗？”

赵鸿飞说：“我们联系过他，他说没有看到案发经过，不肯过来作证。”

颜慕曦问：“他的报案时间和案发时间是吻合的吗？”

赵鸿飞对这个问题犹豫了一下，说：“嗯……是吻合的。”

颜慕曦说：“那你把这个人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赵鸿飞问道：“你们检察院要找他作证吗？”

颜慕曦反问道：“有什么问题吗？”颜慕曦感觉到，赵鸿飞似乎并不希望检察院找这个人调查取证。

赵鸿飞说：“哦，没问题，你们也有权自行侦查的，我马上发给你。”

赵鸿飞放下电话，马上将情况向季建国做了汇报，季建国又向杜刚作了请示，经杜刚同意后，赵鸿飞将报案人的手机号码发给了颜慕曦。

收到赵鸿飞发来的报案人手机号码后，颜慕曦回到孙检办公室，向孙检报告情况。颜慕曦说：“报案人叫蒋国根，公安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码。”

向渊问：“公安有叫他作证吗？”

颜慕曦说：“有，但是这个人说他没有看到案发经过，不肯作证。”

孙鹤林说：“不肯作证说明他有顾虑，反而说明这个人有可能是知情的人。”

向渊说：“孙检，我今晚就去找这个人，一定想办法让他出来作证。”

颜慕曦说：“我同你一起去。”

向渊说：“不用，这又不是调查取证。”

孙鹤林对着向渊说：“好，就你去，越快越好。”

向渊分析，既然报案人是在案发的第一时间报的案，说明此人是步行路过案发地，加上正好站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才没有被钟天崖发现，而如果是步行经过，说明此人有可能是加夜班，途经此地。虽然这只是分析猜测，但向渊决定碰碰运气。

4月1日晚上12点，向渊来到北里桥下，躲在一个隐藏的地方，一直紧盯着案发地点，期待蒋国根再次经过这里。

这个时候经过这里的行人极少。等了十几分钟，一个中年男子向案发地点走来。向渊的心里怦怦直跳，希望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人。

他拨通了蒋国根的手机号，果然，此人伸手掏出手机，看了一下。向渊确定这个人就是蒋国根，快步迎了上去，叫了一句：“蒋国根。”蒋国根本能地应答了一句：“谁？”

向渊确认此人正是蒋国根，心中暗喜。他向蒋国根出示了工作证，然后说：“蒋师傅，您好，我是市检察院主任检察官，我叫向渊。”

蒋国根显得有一点惊恐和紧张，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向渊说：“2月3日晚上12点，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命案，是您报的案，能到我们检察院作个证吗？就是证明一下当时是谁拿的刀，是谁要杀谁，死者是怎么死的。”

蒋国根说：“这个事，公安不是都已经查完了吗？你们还问我干什么？”

向渊说：“公安调查的结论是目前的这个嫌疑人拿刀出来，杀死了那个死者，但这个嫌疑人辩解，是那个死者拿刀出来要杀他，他拼命反抗，结果那个死者自己刺中自己死的，按照法律规定，那个死者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这个嫌疑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是无罪的。所以，这个案子人命关天，只有您能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

蒋国根说：“对不起，我很忙，实在没空。”

向渊说：“蒋师傅，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蒋国根说：“我没有看到案发现场，就是看到一个年轻人躺在这里，一身的血，我就报案了。”

向渊说：“我们查了，您报案的时间是当晚12点15分，与案发时间完全吻合，说明您当时就在现场。”

蒋国根问：“我不作证会怎么样？会判我刑吗？”

蒋国根的话问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而向渊也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正面回答。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这只是一条宣示性规定，即没有规定知情人拒绝作证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强制性。《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但前提是这个知情人要向

侦查机关提供了证言，否则就不成其为在案证人，自然也就不存在强制出庭的问题。由于法律没有对知情人作证作出强制性规定，加上目前我国公民的作证意识不强和法治观念相对薄弱，司法实践中，知情人不愿作证或消极作证现象还较为普遍。基于这些因素，向渊只好说：“您的证词可以救一个年轻人的命！您不作证，他就可能被法院错杀。”

蒋国根说：“那是法院的事。”

向渊说：“因为您没有作证，一个年轻人含冤而死，您不觉得内疚吗？”

蒋国根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要内疚？法院判错案子，应该是他们内疚！”

向渊说：“法官也是人，不是神，他们是看证据判案，目前的证据对嫌疑人非常不利，如果没有证据，法官怎么相信他？”

蒋国根感到很无奈，叹了口气，说：“唉，跟你们说实话吧，我第二天就看了报纸，也听到有人议论，知道这个死者是一个很大老板的独生子，能量很大，我惹不起呀！”

向渊说：“我们会为您保密。”

蒋国根说：“保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向渊说：“我们会保证您的安全。”

蒋国根说：“不光是我的安全，还有我家人呢？你拿什么保证？”

向渊对蒋国根的这个问题的，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但还没有制定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在现实中，对证人作证的保护措施还不完善，保护证人的义务机关和执行机关也不明确，他确实没法保证证人的绝对安全。向渊一时无语，蒋国根便执意要走。

这时，从向渊身后突然走出来一位中年妇女，“扑通”一声跪在蒋国根面前，把蒋国根吓了一跳。向渊赶紧上前介绍说：“蒋师傅，这位就是犯罪嫌疑人钟天崖的母亲。”

这位母亲一边哭泣着，一边乞求蒋国根说：“大哥，我儿子绝不

会杀人的，求您救救他吧！”

蒋国根赶紧一边双手去扶这位妇女，一边说：“大妹子，你快起来，有话慢慢说。”

这位母亲说：“您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蒋国根无奈地说：“你这不是逼我嘛！”

这位母亲接着说：“我这孩子从小就很懂事，因为家里一直过得很苦，他就大学没毕业就到公司里打工挣钱，他是绝对不会杀人的呀！我家老头子有严重的高血压，这孩子要是被冤枉判了死刑，老头子肯定也承受不住的！剩下我一个人，还怎么活呀！”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蒋国根被深深打动了，眼眶有些湿润，充满同情地说：“大妹子，别说了，我也是做父亲的人，也有一个女儿相依为命，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我就豁出去了，明天就去检察院作证。”

这位母亲一听，抹了抹眼泪，起身说：“大哥，您愿意给我儿子作证了？”

蒋国根点点头，说：“嗯。”

向渊激动地说：“太好了，那我明天上午在办公室等您。”

蒋国根说：“好。”

4月2日上午9点，向渊心情很振奋，精神抖擞地走进办公室，把颜慕曦叫了过来。向渊假装平静地说：“上午等着给蒋国根做笔录。”

颜慕曦惊喜地问道：“他愿意来作证？”

向渊有点得意地说：“那还有假。”

颜慕曦紧张而迫切地问道：“他证实什么？”

向渊一边打开电脑，一边假装随意地说：“还钟天崖清白。”

颜慕曦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脸兴奋地说：“太好了！”

向渊假装不解地问道：“你怎么这么高兴，不太正常啊。”

颜慕曦有点羞涩地说：“你什么意思嘛，维护公平正义，当然应

该高兴啦。”

向渊试探地问道：“不会是对这个钟天崖有好感吧？”

颜慕曦假装很意外地说：“拜托，我的王老五师傅，是不是你自己想谈恋爱想疯了，思维太诡异了。”

向渊一本正经地说：“说真的，这小伙子人不错。”

颜慕曦赶紧转移话题，说：“别扯了，快说说，你是怎么让蒋国根答应作证的？”

向渊得意地说：“我做思想工作还是有一套的。”

颜慕曦调侃地说：“别卖关子了，快说，是威胁、引诱、欺骗还是收买？”

向渊故意一摊手，说：“我像那种人吗？就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呗。”

颜慕曦继续问道：“怎么以情动人的？”

向渊说：“跪下来求他。”

颜慕曦惊讶地问道：“你？”

向渊一边看着电脑，一边说：“钟天崖他妈。”

颜慕曦一听，又惊讶又担心地问道：“你把钟天崖他妈叫去了？”

向渊看了颜慕曦一眼，说：“你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别忘了，我老妈是干什么职业的。”

颜慕曦马上听明白了，惊喜地说：“阿姨是演员！我的天啦，你让阿姨去扮演钟天崖他妈，给蒋国根下跪？”

向渊说：“对呀，就当是即兴演一出戏嘛，对她来说小菜一碟。”

颜慕曦一脸赞美地说：“阿姨可真够仗义的。”

向渊自豪地说：“谁叫她是我妈呢。”

时间到了4月2日上午11点40分，蒋国根还没有来检察院作证。颜慕曦焦急地走进向渊办公室。颜慕曦着急地说：“都快下班了，蒋国根还没有来，我一直打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向渊也拨了一遍蒋国根手机，同样显示处于关机状态。向渊紧锁眉头，感到非常疑惑。向渊突然想起什么，问道：“慕曦，你昨天向公安了解蒋国根的情况，对方有没有说什么？”

颜慕曦说：“哦，对方问是不是我们要找这个人取证。”

向渊又问道：“你怎么说的？”

颜慕曦说：“我就反问他，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向渊若有所思，似乎猜到了个中缘由。

## 激辩检委会

北昌市知名律师陈若怡是一名急公好义的优秀律师，为了平反冤案可以不收分文，并全力以赴地提供最好的辩护，以帮助当事人洗冤昭雪为最大职业荣耀。媒体报道钟天崖案后，她对这个案件产生了兴趣，经多方打听，她了解到这个案件被害人家属身份非常特殊、证据非常单薄、犯罪嫌疑人有可能是无辜的等情况，知道这个案件非常棘手，从辩护的角度上看极具挑战性。同时，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没有经济能力委托辩护律师，于是主动联系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担任钟天崖案的法律援助辩护律师。法律援助中心当然求之不得，马上为陈若怡办理了指定辩护的相关手续。

颜慕曦得知是陈若怡担任钟天崖的辩护律师，非常高兴。她再次提审了钟天崖，告诉他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陈若怡律师是一位非常优秀、敬业的律师，一定能为他提供最好的辩护，让钟天崖要坚定信心。同时，借这个机会，颜慕曦又和钟天崖深聊了一次，两个人聊得很投机。通过这次聊天，进一步加深了颜慕曦对钟天崖的了解和爱慕之情。

陈若怡在接受指定后，立即着手开展了辩护工作，会见了钟天崖，调取了钟天崖父母、公司同事等人的证言，向检察院递交了《钟天崖案辩护意见书》，提出了为钟天崖在侦查阶段的认罪笔录申请非法证

据排除，钟天崖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向渊、颜慕曦接收了陈若怡的书面辩护意见，并当面听取了她的口头辩护意见。

向渊、颜慕曦知道，陈若怡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刑辩律师，之前他们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但这次，他们更像是惺惺相惜的朋友，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为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和正义并肩而战。

钟天崖涉嫌故意杀人案经退回补充侦查，未能收集到新的证据。向渊、颜慕曦作为承办人，提出对钟天崖作存疑不起诉的意见，孙鹤林副检察长支持该意见，经报徐光磊检察长批准，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

5月22日上午，北昌市检察院召开检委会，审议钟天崖涉嫌故意杀人案是否作存疑不起诉。会议由检察长徐光磊主持，各位副检察长及其他院领导、主要业务处室主要负责人作为检委会委员，参加会议。徐光磊说：“今天我们开个检委会，审议一下钟天崖涉嫌故意杀人案，先请承办人汇报。”

颜慕曦熟练地打开PPT，汇报说：“各位委员，请看，这是钟天崖案的现场演示图。根据现场痕检鉴定，死者驾驶的兰博基尼突然变向并紧急刹车，当时时速非常快，属于违法超速行驶。犯罪嫌疑人钟天崖驾驶的捷达车正常行驶，没有违章行为，结果因前车短距离紧急刹车，导致追尾。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认罪笔录，供认是因死者向其索赔，其逃跑中为了摆脱死者而将死者刺死，但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推翻了之前的供述，辩解是死者因车辆被撞而恼怒，加上喝了酒，盛怒之下丧失理智，持刀欲刺杀他，他抵抗中不慎将对方刺死。按照犯罪嫌疑人现在的辩解，其行为成立正当防卫。从目前证据看，我们认为不能排除钟天崖正当防卫的可能，即认定其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证据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案件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对犯罪嫌疑人钟天崖作存疑不起诉。”

徐光磊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潘处长说：“从常理上判断，犯罪嫌疑人如果是正当防卫，应该在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时就作出这种辩解，但事实上却作出了有罪供述，现在犯罪嫌疑人又翻供了，他翻供的理由是什么？”

颜慕曦说：“据犯罪嫌疑人辩解，他归案后如实陈述了正当防卫的过程，但侦查人员以不交代故意杀人就拘捕其父母相威胁，逼迫他在认罪笔录上签字。”

潘处长以明显质疑的口气说：“这恐怕有点不太符合常理吧？就算拘捕他父母，关几天而已，他至于就签字认罪吗？他应该知道签字认罪的后果，那可能是死刑呀。我认为这种威胁是不足以迫使犯罪嫌疑人违心认罪的，所以，我怀疑犯罪嫌疑人这种辩解的真实性。”

颜慕曦说：“潘处长，我们认为，这种威胁是不是足以迫使他违心认罪，不应该是站在我们的角度上作判断，而应该是站在犯罪嫌疑人他的角度去判断。这里有几个情况补充一下，犯罪嫌疑人的父亲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受到刺激可能会引发脑溢血，危及生命。另外，犯罪嫌疑人是个非常孝顺的人，他可以为了保护父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基于受到这种威胁而签字认罪是完全可能的。”

向渊接着说：“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辩护律师在书面的辩护意见中提出，对于钟天崖在侦查阶段的认罪笔录，应当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应当排除，刑讯逼供在这个案件中不存在，对于何谓‘等非法方法’，按照最高检的司法解释，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按照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是指‘其他使被告人在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根据钟天崖的辩解，他父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如果遭受冤屈审讯，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强大压力和强烈刺激，极可能引起突发病死亡，钟天崖认为他父亲如果因此致死，他即使不被定罪也将终生不安，所以就被迫认罪了。辩护律师认为，侦查人员的这种

威胁，对于愿意以生命维护父母的钟天崖来说，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足以迫使其违背意愿作出认罪供述，符合最高检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条件，同时，这种胁迫方法也使钟天崖在精神上遭受剧烈的痛苦，迫使他违背意愿供述认罪，也符合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条件，因而，应当对钟天崖的认罪供述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也就是说，钟天崖在侦查阶段的认罪笔录不能作为审查起诉的依据。”

潘处长说：“我不赞成非法证据排除，主要有三点理由：第一，《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是这样规定的‘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这表明，对供述和证言的排除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供述的排除必须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对证言的排除则可以包括威胁等非法方法，本案中侦查人员使用的是威胁方法，这种方法虽然也是非法的，但在审讯中是比较常用的，很多时候都是侦查人员的一种审讯策略，如果一点威胁、引诱、欺骗都不能用，怎么突破口供？真的靠谈心能突破口供吗？所以，我认为这种威胁方法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排除口供的情形。第二，刚才向渊列举了‘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但这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都是比较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具体细化，没有明确规定以抓捕犯罪嫌疑人家属相威胁的审讯方法就属于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的方法，或者使犯罪嫌疑人遭受剧烈精神痛苦的方法，这个是没有明确规定的，我个人认为，侦查人员的这种威胁还达不到与刑讯逼供相当的程度，不足以使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认罪。第三，侦查人员到底有没有这样威胁？目前也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侦查人员是不承认的，他们也不可能承认，又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等其他证据证实，对侦查人员的威胁行为就难以认定，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认罪笔录要不要排除就失去了讨论的前提了。”

颜慕曦说：“按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义务来证实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只要提出了非法取证的线索或

材料的，检方就必须举证来证明证据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检方不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证据合法性，也就是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的，就应当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本案来看，钟天崖已经提供了威逼其认罪的侦查人员、时间、地点、威逼方式等具体线索，接下来就应该由我们检方来证明他口供的合法性，我们不能充分证实其口供的合法性，就应当对口供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潘处长说：“你们不是找了侦查人员核实吗？侦查人员站出来说明一下，他们没有采取威胁的方法，是依法审讯的，我们检方不就可以证明口供的合法性了吗？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是证据，侦查人员的说明就不是证据吗？”

颜慕曦说：“按照您这样的理解，只要侦查人员站出来说明他们没有非法取证，就足以证明证据的合法性了吗？那有哪个侦查人员会承认自己非法取证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称为‘审判中的审判’，在这种程序中，侦查人员本来就是‘被审判的对象’，他们自己说明自己没有非法取证，这不是等于自证清白吗？这种说明有多大的证明力呢？”

潘处长说：“我要提醒你注意了，你不能对侦查人员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检方可以提请法院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表明侦查人员的说明是具有法定证据效力的。”

颜慕曦说：“我没有说侦查人员的说明不是证据，不具有证据规格，而是说这种证据的证明力很弱。侦查人员不能简单地不承认非法取证，就能自证清白，而是要拿出证据来，你说你没有非法取证，那是怎么让犯罪嫌疑人认罪签字的？除了投案自首外，没有哪个犯罪嫌疑人会一到案后就主动认罪的，那你侦查人员的审讯过程是怎样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真的是自愿认罪，为什么到检察院会翻供？在这个案件中，侦查人员都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潘处长说：“你说侦查人员简单不承认并不足以采信，那好，犯罪嫌疑人也不过是简单地一说，什么时间什么人对他采取了威胁方法，

这就可信吗？如果嫌疑人这么一说就是法律规定的提供了非法证据的‘相关线索或材料’，那么任何一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人都可以这样狡辩，那岂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

颜慕曦说：“那你还要犯罪嫌疑人怎么样？犯罪嫌疑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完全被侦查机关控制着，他除了提供这样的线索，还能举出什么证据吗？难道还要他拿出证明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录音、录像吗？这完全不可能呀。”

潘处长说：“那也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简单这么一辩解，就动不动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吧？那要是犯罪嫌疑人有意狡辩呢？不仅挫伤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容易放纵犯罪呀。”

颜慕曦说：“刑事诉讼的理念就是疑罪从无，宁纵勿枉呀，我们……”

徐光磊见颜慕曦和潘处长针锋相对地辩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便打断地说：“行啊，我看你们像是打一场辩论赛了，难分难解呀。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观点我们大家都听清楚了，这个问题先到这里，其他委员还有问题吗？”

李处长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刀的来源查清了吗？”

向渊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补充侦查的重点，可惜，刀的来源无法查清，双方证人都说没有看到过他们身上带刀。没有看到，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带过，况且，即使看到过，从中国的人情社会现实看，也没有人愿意如实作证。”

李处长没有再追问下去，因为他知道自己毕竟对公诉业务不是很精通，况且，向渊可是响当当的王牌公诉人，他也没有底气和向渊展开针锋相对的对话。徐光磊见问题提得差不多了，说：“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在正式发表意见之前，大家可以先议一议。”

蔡副检察长说：“小向啊，你刚才说的死者当时喝了酒，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没有鉴定报告为证。况且，喝了酒也不一定就会杀人，你的这点推测毫无根据。相反，喝了酒的人反而抵抗力下降，更有可能被杀。总之，我看这个案件认定故意杀人罪更为妥当，正当

防卫只是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没有任何证据印证，不足为信。”

向渊说：“蔡检说的没错，正当防卫在实践中认定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因为证据上难以认定。这个案件中，没有找到目击证人，死者已经死了，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只有嫌疑人的辩解，认定正当防卫的证据确实单薄。但是，我认为，证明正当防卫的举证责任不在嫌疑人，一个人在被羁押后，要证明自己无罪是很难的。我们要起诉指控他构成犯罪，必须由我们来举出充分的证据，而不是让嫌疑人来举证证明他无罪。我们举证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现在嫌疑人提出他是正当防卫的辩解，而我们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否定他的这一辩解。所以，目前我们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嫌疑人无罪，但证明有罪的证据也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对他无罪的辩解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认为应当对钟天崖作存疑不起诉。”向渊虽然不同意蔡副检的看法，但措辞上很委婉，尽量避免使领导产生不适感。

胡副检察长说：“我赞成蔡检刚才的分析，死者高斌是在英国念大学的大学生，文化涵养比较高，思想比较单纯，而嫌疑人大学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又是一个公司职员，社会经历相对复杂，从双方的教育背景和所处环境看，我认为这个案件不太可能是正当防卫。”

颜慕曦忍不住说：“我认为文化程度高低和是否会去杀人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提审了钟天崖，感觉他是个非常孝顺、善良的人，不会为了车辆碰撞的小事杀人，我还去了他家里，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和品格。通过这些提审和走访，我能够形成内心确信，钟天崖不会实施杀人犯罪。”

蔡检对颜慕曦的反驳明显感到不悦，说：“你刚才说什么？不会为了车辆碰撞的小事杀人？你别忘了，他撞的是一辆什么车？兰博基尼呀，修理费至少也要几十万呢，这也算小事？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追尾，担心倾家荡产也赔不起，所以杀人灭口，逃之夭夭。”

孙鹤林插话向向渊问道：“追尾事故是不是一律由追尾的人负全责？”孙检这个时候选择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以很婉转的方式，表达对向渊和颜慕曦的支持。

向渊对孙检的用意自然心领神会，流利地答道：“追尾事故中，并非一律由后车负全责。有三种情况是属于前车全责：（1）前车在非其专属道行驶。比如高速公路或城市内快速路上，一般情况下最左边车道是快车道，大货车不得行驶，小车追尾大货车，前车负全责。（2）实线紧急变线。行驶过程中，如该道为实线道，有车辆超车扒头，导致刹车不及追尾，可判前车全责。（3）前车紧急刹车。高速行驶状态下，前车紧急刹车导致追尾，可判前车全责。还有一种情况就属于非法的了，前车是非法行驶，没有驾照了，或者酒驾甚至醉驾，如发生追尾，则通常判前车全责。”

向渊之所以能这么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会前做足了功课。向渊一向认为，目前检委会的人员结构是院领导加主要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所以，办案人员向检委会汇报案件，就相当于参加一次面试，承办人通过对案件的汇报和回答委员提问，就能反映出其办案责任心和理论素养、司法经验，展现其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现场反应能力，让委员们对其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有一个直观认识。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汇报案件时拖泥带水，抓不住重点，说不清焦点，对委员的提问感到措手不及，回答得语无伦次，甚至一时发懵，无言以对，给委员留下糟糕的印象，这都是因为对汇报案件的重要性没有给予清醒认识。向渊从检以来，一直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审查案件认真细致，一丝不苟，这种工作责任心通过检委会汇报案件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向渊流利地说完后，会场沉寂了几秒钟。蔡检打破沉寂，说：“这种交规有多少人知道呢？犯罪嫌疑人完全可能主观上认为自己应负全责，从而出于恐惧心理而杀人。”

没等向渊开口，颜慕曦抢先说：“犯罪嫌疑人虽然不清楚这些交规，

但他至少知道自己是正常行驶，没有违章。同样，死者也不清楚这些交规，所以才会误认为是犯罪嫌疑人应负全责，犯罪嫌疑人据理力争，死者更是误认为犯罪嫌疑人赖账不赔，从而暴怒之下，产生杀人的冲动。”

胡检对着颜慕曦，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小颜啊，你刚才说，你提审了钟天崖，感觉他是个非常孝顺、善良的人？我看你还年轻，刚参加工作两三年，只是提审了一下犯罪嫌疑人，就对他的品格评价这么高？人心隔肚皮啊，对一个杀人犯的话，怎么能这么轻信呢？你居然还去问他父母，他父母能不说自己孩子好吗？你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幼稚？”

颜慕曦被胡检当众奚落，感觉很委屈，略显不满地说：“胡检，我是还年轻，但我至少提审过犯罪嫌疑人，见过他父母，您连犯罪嫌疑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凭什么断定他的辩解就是谎言呢？”

胡检明显感到非常不悦，反问道：“你又凭什么这么相信他？”

颜慕曦被这突然一问怔住了，胡检只是情急之下的随意一问，却让颜慕曦感觉一惊，担心自己内心的秘密被对方看穿。颜慕曦没有贸然回话，支吾地说：“我……”

孙鹤林见此情景，打断颜慕曦的话说：“胡检，他们办案人员只是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目前没有证据能够排除，没有说犯罪嫌疑人一定是无辜的。慕曦，胡检说得也没错，不能仅凭你的感觉相信犯罪嫌疑人，内心确信是要用证据来支撑的。”

孙检这么一说，胡检不好再说什么。蔡检接着说：“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考虑案件的社会效果。被害人的父亲是省、市人大代表，我们如果在检察环节就终结了这个案件，他要是到省里甚至高检院去上访，影响就大了。”

孙鹤林说：“这点我倒有不同看法。现在涉法涉检问题信访部门已经不受理了，死者家属可以向司法机关依法申诉。我想，正因为死者父亲是省、市人大代表，更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